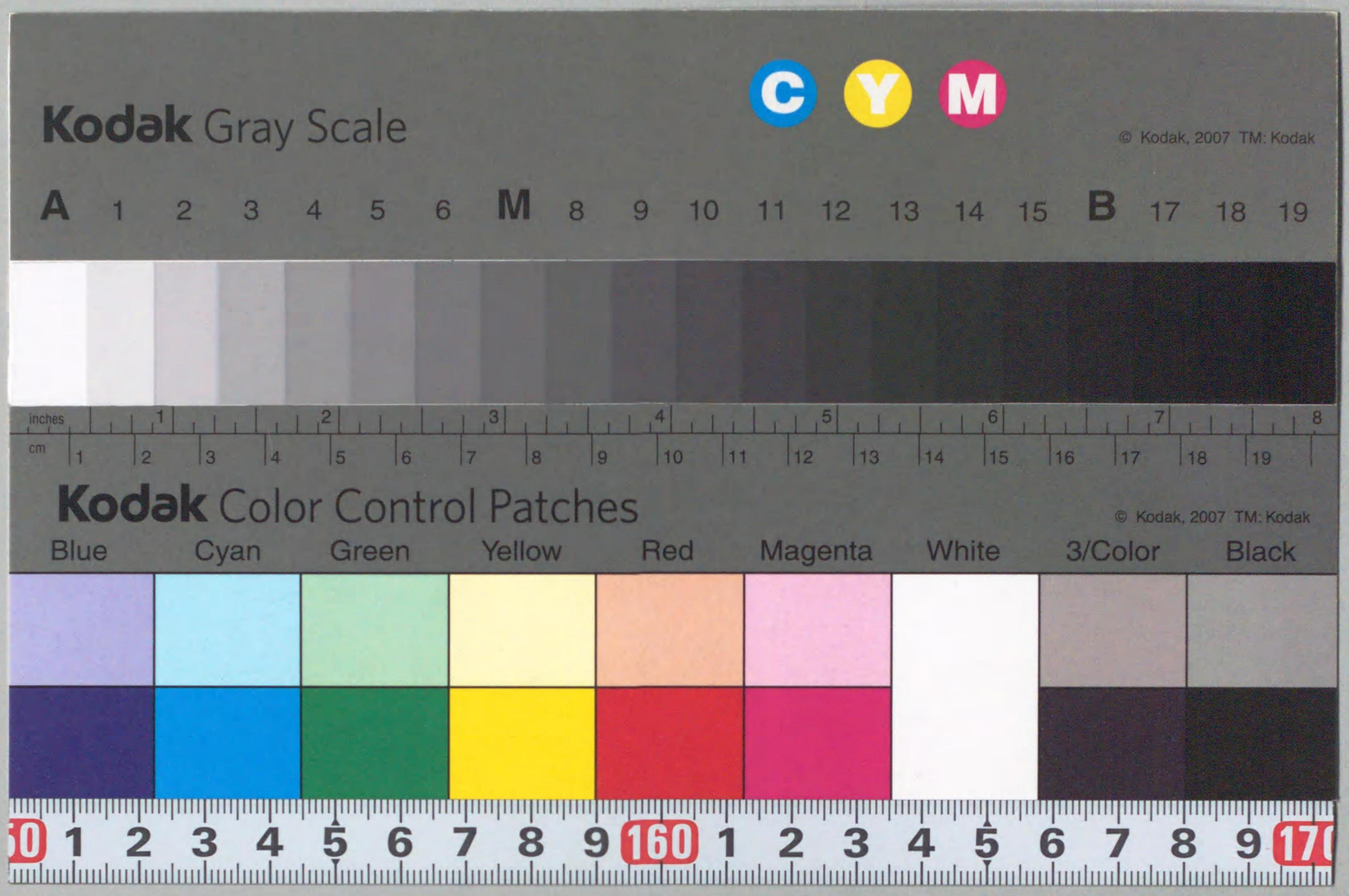


821.2
N587o
10

青樹淵源

卷四 卷五

李東湖源

中西快

書叢

洞源

中西帙

75891

昭和丙子
六月印行

口屬第二項

口屬第二項所以食也。說文口部所以食者。其文亦不為少。然皆係形聲。絕無象形會意。自應毋庸置議。唯口上為谷。口下為圈。口中又有舌有齒牙。總之以口。凡此諸文。均為專字。皆在口部以外。非象形則會意。或形聲兼會意。此不容不論者。今取而舉之。譜而次之如下。

口屬第二項所屬各目

凵
齒
牙
舌
西 附

75801

合

甾附

甘

子目不盡於此其錄各目項下。

凵

說文凵張口也。象形。凡口中諸物。均在此內。張口輒見。不張不見。故今欲論所以食者。勢不得不由張口始。故以此為首目。然其實不論食與言。莫不開口。故古文雖所以言者。往往从凵。若吉作[illegible]商作[illegible]皆是。此外器物地形。亦有與此相同者。同形異文。其義則不相關。別為第三項。

凵之孳乳。小篆無有一字。唯古文齒屬此。

齒

說文齒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illegible]古文齒字。竊謂篆文上聲下形。下形本為齒古文。後世不喜象形。故加止為形聲耳。

[illegible] 夢庵藏匋

此雖晚周文字。尚存古意。殷虛文字齒作[illegible]。採之少變。加之以止。

[illegible] 十鐘山房印舉 古鉩五

[illegible] 赫連泉館古印存

均雖晚周文字。不及前達矣。說文古文與此相近。不為甚古。[illegible]从凵為象形。反與臼不相近。

10667

貞松集古

兄丁觶

此疑最古齒字。

愙齋集古總角形子字敦

貞松補遺

父己鬲

此非人象形。窃以為臣口異物。

齒之孳乳。說文齒部有四十三文。均承其義。無承其聲者。而皆形聲。唯齔一文為會意。惜四十三文古金文今不存一。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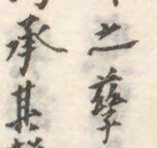
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

古文牙从齒。窃謂从齒者亦非最古。

夢郼州堂吉金圖

寰敦

此上下相錯之象。橫作成文。


十鐘山房印舉牙門將軍

此雖為漢印。不異古文。古音牙互不異。本為一字。上下相錯。是交互之義。今俗互或作牙為此也。古騶虞或作騶牙。又作騶吾。牙互吾虞同音通用。又齒牙雖異。古人用之不甚相拘。魯頌大貝象齒。謂象牙也。

牙之孳乳。說文成一部。唯騎鞁兩文屬此。其餘散在他部者。均承其聲。獨穿字承其義。

牙
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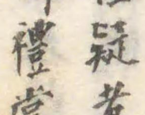
說文牙部諸文屬此

牙聲諸文均屬此

與聲諸文均屬此

說文芽萌芽也。从艸牙聲。竊謂此必非古文。古文唯有牙無芽。故萌芽作萌牙。蘖芽作蘖牙。凡艸木之初生。其形尖似牙。故假為言。遂為芽。非有別義也。

說文邪、琅邪郡。从邑牙聲。此為邑名。故从邑。今以為正邪字。說文正邪用衰為之。而不用邪。然衰亦假借。正字當作它。它今蛇字。蛇行委曲不直。故凡不正直者為它。今它為自它之它。在蟲作蛇。在器作匜。在山川道塗作迤作斜。在人德行作邪。各別其字以分辨之。故邪今為正邪專字。古文邪非不直之義。



古籀補　古鑒補

邪山幣

此亦晚周文字。然猶在秦漢以前。

說文訝、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迎訝。逆訝或从辵。竊謂訝逆今作兩字。用訝為怪訝。逆為迎逆。說文口部新附又有一字玄。呀張口貌。此三字本出於一字。从言从口。不見所異。能通此義則無惑矣。迎人者。主客相遇。先開口曰呀。怪疑者亦開口曰呀。故此三字古唯歸一訝字。無足怪也。周禮掌訝秋官注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其職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儀禮聘禮廟明訝賓于館。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又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注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公羊傳跛者訝跛者。眇者訝眇者。是皆謂迎接賓客之人也。古書大抵作訝。唯尚書作逆。盤庚予逆續乃命于天。洛誥旁作穆穆逆衡。古文

蓋作訝。今文改作迓耳。古音牙既與吾虞同。故又與御通。故毛詩鵲巢南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御迎也。陸氏釋文本又作訝。甫田雝琴瑟繫鼓以御田祖。箋御迎也。釋文御牙嫁反。牙嫁反訝音也。牙嫁反與駕同。駕與輅通。故又借輅為之。左傳宣二年宋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訝之古義大略如此。而後世不用。專為怪疑之言。蓋曉周既然。吾覽必已篇無訝無訝。無訝無訝。怪疑之謂也。唯金文未見訝字。

古籀補

古匋

僅見此字。餘不可知。

古文與。窃謂說文與从与。說文與黨與也。从舁从与。与舁古文與。与是何義。古文固無此字。說文亦不收。此字从与。初無着落。何由得為黨與。古文以互為聲。非从与也。

秦漢瓦當文

古金文未見此字。此雖非真古文。可以察真古文不从与。至其摹乳。則麼見於彝器銘矣。今一二舉以證之。

說文鱮魚也。从魚與聲。

石鼓文

說文旟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从㫃與聲。周禮曰。州里建旟。

齊侯鐘

師旟之政

此等諸文皆不从与而从与。是與从牙互也。其从𦥑之義。更在第四綱𦥑字項下詳述。

說文穿通也。从牙在穴中。窊謂牙在穴中。何由為穿。毛詩行露南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牙鋭物。足以穿孔。然既在穴中。又將何穿。此唯寓牙穿成孔穴之意耳。非牙在穴中之謂也。雖能鑽物。事稍相類。穿與鑽音亦相近。

古籀補、古鉩

此作牙既與古文不同。最見其晚。

舌

說文舌在口所以言別味也。从干口。干亦聲。窊謂干口未詳其義。徐鍇曰。凡物入口。必干於舌。故从干。蓋干犯也。謂辛酸苦鹹乘犯舌也。是干在味而不在舌。恐不然。齒牙嚙物。不能辨味。唯舌能辨之。凡物觸口。舌先辨之。知其可食與否。可食者茹而不吐。不可食者吐而不茹。譬舌如關門之吏。幾異服異言。使人不闌入。故干干吾也。干吾其闌入。養物食之。毒物拒之。是干在舌而不在味。舌之从干。由此也已。唯舌不獨有辨味之用。言語亦用舌。故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舌亦兼有言食之用也。

十鐘山房印舉 周秦五

又 姓名十四

憾古金文未見此字。然恐亦當不過如此。

舌之孳乳。說文舌一部。甜謞二文僅屬此。孳其義而已。其餘散入者。均承其聲。唯甜獨孳其義。

說文甛甜歡也。从舌甘聲。此今嗿字。說文有甛無嗿。廣韻嗿歡也。與說文同。禮記曲禮毋嗿羹。是以今改古也。後世混同甘嗿二字為一。遂讀嗿若甘。前詳嗿字項下。

說文錫。以舌取食也。从舌易聲。䑛錫或从䑛。此今舐字。又作哲。莊子人間世哲其葉則口爛而為傷。荀子彊國伏而哲天。皆是。又作狧。漢書吳王濞傳狧糠及米。是。

說文甛美也。从甘从舌。舌知甘者。此今作甜。會意最易曉者。孟子作餂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取之也。以為鉤取之義。蓋舌於甜物。欲舐取之。故有此義。廣韻銛寡文曰。鐵有距。施竹頭。以擲魚為銛也。二十四鹽又云取也。五十一銜此鉤取之義。蓋銛甜之所乳而承其義者。說文銛鍤屬。从金舌聲。恐非。銛恬括三字。皆甜省聲。

以上三文。均是舌屬。然金文未一有所見為憾。又有一字。說文屬之谷部。竊以為未然。今附於此。

西

說文西。舌貌。从谷省。象形。㊀ 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若誓。𧶠字从此。竊謂西甜古音同。恐甜之初字。舌好甜物。思鉤取之。此象其形。口口形。丅吐舌之象。舌出口中。舌下筋帶引之而入。㊀象之也。即為不然。亦吐舌貌。與谷不相關。不宜屬之谷部。俗作舔。又作䑛。文選魯靈光殿賦玄熊舐舐以齗齗。廣韻舐舌吐也。韓愈詩喜侯至文鵲舌互䑛。皆其義也。且說文以㊀混西。最謬。㊀ 竹席。不當作㊀。三年導服之導。儀禮為禫。說文

無禪字。故曰導服。讀若禪者乃簟字。簟竹席。故一曰竹上皮。削竹上皮。編之為簟。𥫗、簟、蔑文也。𥫗字从此者。益足以證其為簟。𥫗本簟箭之箭。

毛公鼎

陶齋吉金

貞松補遺

金簟𥫗魚服　簟𥫗魚服　番生敦蓋　者汚鐘

簟𥫗車蔽。用竹席。說文𥫗輔也。重也。从弱西聲。𥫗𥫗或如此。𥫗𥫗並古文𥫗。𥫗𥫗同字。用竹席。故俗作箭。是𥫗之本義。其輔也重也之義。則自法家拂士出。正字為弗。𥫗為假借。說文既失其本義。故徐鍇曰。西舌也。非聲。舌柔而弱剛。以柔从剛。輔𥫗之意。𥫗既不从西。安得以柔从剛。要之西簟同音。以故相涉致誤。徐鍇從作之說。誤遂深矣。然說文之謬。不獨止此。𥫗下云。𥫗古文𥫗。从人西。𥫗亦古文𥫗。从人西。宿从此。宿下云。止也。从宀佰聲。佰古文𥫗。亦大謬。古文𥫗作𥫗。與篆文不異。無作佰作佰者。佰當作𥫗。人臥席上之象。古文宿正如此作。

阮氏款識

貞松集古

宿父乍父癸尊

豐姞敦

說文席古文作𥫗。𥫗簟席也。宿佰與舌相涉。說文全不解席文。故今併及此。

谷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啷谷或如此。𦣞从肉从豪。窈謂通俗文亦云。口上曰𦣞。口下曰函。此析言也。渾言之則口下亦曰𦣞。故毛詩行葦大雅加籩豆𦣞膠。傳𦣞函也。說文別有嚎字云。嚎大笑也。从口豪聲。與此異義。然要其歸。則嚎乃啷。

非別字也。漢書敘傳引滿舉自。談笑大噱。師古曰。噱噱笑聲也。音其略反。或曰。噱謂唇口之中。大笑則見。此說非。然由余觀之。此說反有理。谷口上阿。即唇口之中。人之口中。不能自見。他人口中。僅能見之。亦不甚容易。況其上阿。唯開口而笑。則可以見其下。至其上阿。非仰天絕倒則不可見。故谷為口上阿、為大笑。此谷噱所以相同。今假劇為之。劇戲也。是也。

吉金文述
谷 星戈

劉心源釋谷。更讀為卻。竊謂古文谷或作𥄳。

十鐘山房印舉
周秦七

此蓋亦谷字。文網目多孔也。多孔有隙。可窺其中。口上阿唯自齒牙之隙僅見之。故从攴。初字恐不从人。又或作𥄳。漢隸卻作却。今或作却者。乃其證也。又今吝作恡。謬矣

谷之孳乳。均承其聲。多承其義。

說文絡。粗葛也。从糸谷聲。帢絡或从巾。竊謂絺絡兩字。古皆从巾不从糸。當作𦄂帢。絺細葛也。葛布非絲。不宜从糸。今說文有絺無𦄂得之。希謂其纖稀疏。不如帛之精致。絡更甚焉。故此兩字皆从攴。多隙去熱引涼。故絺絡宜夏衣。由此觀之。从攴為得。人篆其理之說。恐非初義。

說文卻節欲也。从卩谷聲。竊謂此唯因从卩為說耳。卻義未必以卻膝為主。古義為仰。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賈疏卻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既夕禮加折卻之。加抗席覆。是卻

與覆相對。卻仰也。又有司徹尸卻手授匕柄。坐祭嚌之。與覆手以授賓。是亦卻手覆手相對。卻之為仰益明。仰天大笑為谷。此承其義也。仰天大笑。其體後倒。故又不前進為卻。卻胡卻帶之卻。由非節欲之謂也。古文卻多作綌。今卻與卻相混。又綌卻隙同音相通。閒隙之地謂卻地。

十鐘山房印舉
得降卻胡長

此卻與卻相混。卻。晉地。

說文卻晉大夫叔虎邑。从邑谷聲。

集古印正　漢印

此卻氏。卻邑大夫。因采地為氏。从谷故或作郤。綌亦作絡。尚為不訛。而俗不察。吝作恡者。吝與赤相似之誤也。

朱氏款識
秦壺

說文不收此字。今不知何義。然由爽作 敎作諸例推之。其从谷明矣。古文谷作。此亦一證。

甛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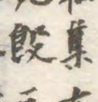
說文甛舌也。舌體已已。象形也。已亦聲。盼俗甛从肉。窃謂口下曰甛。非謂舌也。甛舍也。與舍音義同。故俗作盼。舌何所舍。盼乃今鎮字。謂下腭也。下腭容物如甛。故又曰甛。腭說文不收。蓋膠字。故曰膠甛也。甛之非舌。不待論矣。且說文以為舌象形。大謬。甛矢藏也。與人體不相涉。革函盛矢。函側有耳。非从已。又非已聲。

毛公鼎

矢也。革函也。革函有所含。有所容。故函爲含爲容。然古文多假爲陷。如毛公鼎不𢿱敢皆是。俗从肉作脗。自是人之下腭。非與函同字。今有可與此併說者一字。皆从口。

愙齋集古录伯戎敦 鞠朱虢𢿱

貞松堂集古師兌毀三 朱虢鞠𢿱



其三

薛氏款識宣盨 朱虢鞠𢿱

此各字雖體稍有異。前後文大抵不異。足知其爲一字。而其尊獨作。蓋此有缺畫。本作。亦乃此字。薛氏寅簋亦少壞。然此數者皆有耳。與大抵不異。其無自者。亦一再見。

毛公鼎 朱□鞠𢿱

薛氏款識 牧敦 朱虢鞠𢿱

毛公鼎無耳。牧敦文字稍壞。耳之有無。其實未確。然其非異字。不復待論。而薛氏直以爲自。不知他例故耳。其大徵釋鞠得之。唯仍以軾中也作解。未爲的確。竊謂鞠淺幭四字。毛傳誤矣。此非車上用具。軾軾中也。非有明據。

既爲藏矢之具。則

之爲藏弓之具。無疑。故一內有矢。一有弓。其義相成。不可以遠相離。若以作軾中解。則失弓矢相將之義。甚悖前人造字之旨。虢鞠革通用。朱虢鞠朱革弓函耳。鞠徐同柏釋幭。其因之。非是。劉心源以爲裸爲禳。遂以爲弧韣之韣。韣弓室。似稍近。未知當否。其淺幭。余將在下具論。故今不及。

甘

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竊謂此指事。所甘在此。一指之也。猶丹井皆為指事。道豈有甘苦哉。

古籀補 甘單帶

甘單乃邯鄲。古但作甘單。□自是古文。非晚周文。

說文甘成一部。甛磨猒甚四文屬此。旨別為一部。皆承其義。其散在他部者。均承其聲。

甘
- 甛 甛聲諸文均屬此
- 磨
- 猒
  - 猒聲諸文均屬此
  - 厭 厭聲諸文均屬此
- 甚 甚聲諸文均屬此
  - 旨 旨聲諸文均屬此
    - 嘗 嘗聲諸文均屬此

說文磨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圉。竊謂麻適麻。凡物不疏不密為適麻。漏壺之水。不緩不急。滴瀝而下。亦此義也。故五味調龢。不甘不苦。不酸不辛。亦是適歷。磨孝其義。故雖甘不過甜也。唯後世無所用此字。而古多用之。鄭彝銘中屢見。蔑磨兩字連屬為用。古來不獲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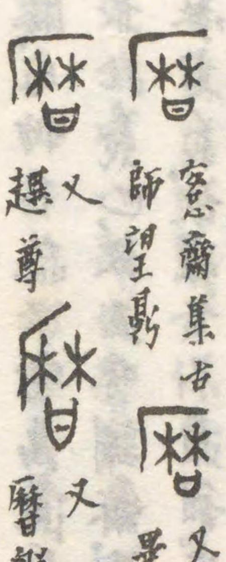
薛氏款識 師淮父自蓋

同上器

又 敔敦

此皆損壞。不免誤寫。然字未初作磨。而宋人不曾經意。漫釋為歷。阮元因之。作疊韻字解。與龜勉密勿一例。可

謂用心太粗。吳大澂非之。未得其說。劉心源以為分甘不自厚之義。然似未必然。且其字亦不一。


窓齋集古師雝父鼎

又亮生敦

又伯雝父敦

同上盉

此皆从麻。

窓齋集古師望鼎

又畢仲孫子敦

又師遽方尊盉

又趩尊

又曆盤

又自

又庚嬴自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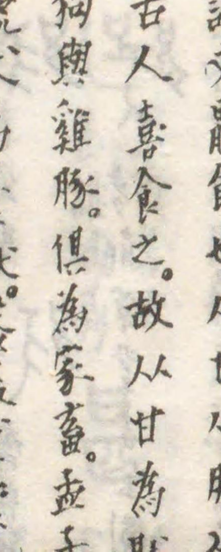
同上器

負松集古競自盉

同上器

負松補遺競自

此皆从麻。然古文木禾多不甚分。作麻作麻。殆非所問也。


吉金文述友敦

此从秝。麻秝之所乳。秝適歷之源。从秝不亦可乎。

窓齋集古鄦敦

此不从甘。最為異體。然禾苗稀疏適歷。得義不遠。唯於讀若圅則不近。

說文猒飽也。从甘从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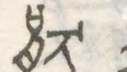
猒或从吉。此會意。肰犬肉也。古人喜食之。故从甘為猒。猒足之義。犬有吠狗。有食狗。食狗與雞豚。俱為家畜。孟子雞豚狗彘之畜。是也。禮記曲禮牲號犬為羹獻。羹盛。最宜羹也。儀禮鄉飲酒禮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鄉。射禮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燕禮其牲狗也。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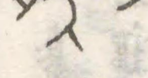
于門外。狗肉古人所甘。故甘猒為飽。

毛公鼎

齊侯鎛鐘

攈古錄 魯士商 歗敦


貞松補遺 它毀


夢郼草堂吉金圖

飽食肉味。反思素食。人之情也。故猒一轉為猒嫌猒惡之義。嫌惡之猒。今用厭字。猒飽字則作饜。皆喜形聲之所致。

猒之所乳。以猒為聲。

說文厭笮也。从厂猒聲。一曰合也。此今壓搾壓倒之壓。今唯厭勝用此義。其餘均作嫌惡義用。

厭亦有所乳。以厭為聲。唯壓稍承其義。

說文壓壞也。一曰塞補。从土厭聲。厭既為厭嫌厭惡厭笮之義。移壓專作壓笮用。然其本義亦不免厭笮之義。多受厭笮故敗壞。又一曰塞補。亦厭之一義合也之義。

說文懨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懨懨夜飲。今作厭厭。

說文檿桑也。从木厭聲。詩曰。其檿其柘。史記假會為之。

說文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匹古文甚。竊謂此會意。所甘在匹耦。是溺愛之謂。凡有所溺皆曰甚。

窓齋集古 甚諆臧鼎

詛楚文 滏洪甚亂

甚諆臧鼎甚字太簡。詛楚文與小篆不異。毛公鼎湛从

近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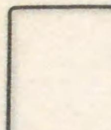
甚之孳乳。均承甚聲。或兼承甚義。

說文媒樂也。从女甚聲。媒耽同音。故今大抵假耽為之。

毛詩氓衞風女之耽也。不可說也。是。或假聃為之。列子楊朱

方甚聊於色也。屏親昵。絶交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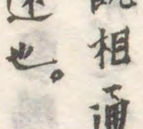
窓齋集古 周棘生敦

說文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章浸。  古文。此

今沈溺字。沈水名。非沈溺字。媒湛意義相同。所溺唯有

水與女色之差而已。以上兩字。明明承甚義者。此外殆

不承甚義。



毛公鼎

家湛于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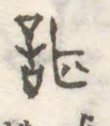
古音甚尤至相近。故溺者為淫。不獨溺女色而已。甚雨

為淫雨。凡過甚者曰淫。亦此意。

說文諶誠諦也。从言甚聲。詩曰。天難諶斯。竊謂此亦與

訦相通。說文訦下云。燕代東齊謂信訦。諶訦音義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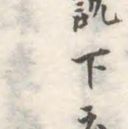
遠也。



貞松集古 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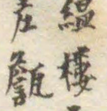
又

此兩文皆殘缺。从甚為正。

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  古文旨。段玉裁曰。从千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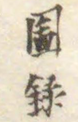
謂甘多也。亦不考古文之言。古文多用反文。此亦反文。非

千甘會意也。



窓齋集古 匽侯鼎

又 交季良壺



寶蘊樓彝器圖錄 國差甗

此皆旨酒字。其正文。又有疑字。

吉金文述
旨自

劉心源釋此為旨。路逢麴車口流涎。是為流涎之象。窃謂此未必然。金文往往有與此相近者。

金石索
父辛自

馮雲鵬釋占。未為當。此外有有。是皆不可強解。又有一字不可解者。

阮氏款識
王王父丁尊盉

同上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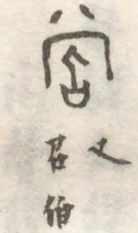
朱氏款識
王王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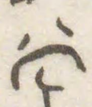
阮元釋為主曰二字。未安。或曰。十月二字。蓋為不可信。劉心源則釋為旨。不知垂涎不垂地。直上至天矣。可笑。

旨之孳乳。說文旨一部。唯嘗一文屬此。其餘散在他部。皆不承其義。

說文嘗口味之也。从旨尚聲。窃謂口味之未食也。新穀始成未食。先羞鬼神。故秋祭為嘗。食成未食。先嘗試其旨否。故為嘗試之義。又嘗常同聲。假此為常。嘗遂有前此之義。

窓齋集古
嬰鬲


又
呂伯虎敦


又
效自

貞松集古
嬰鬲彝器

此从尚首。从旨者恐古。

窓齋集古
陳侯因資敦

攈古錄
陳侯午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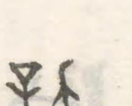
此不首。皆齊器文。

此大省簡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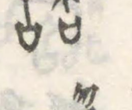
說文詣候至也。从言旨聲。

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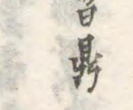
釋家皆以為詣。



負松集古



作皇母毀一蓋



同上

器

其二

同上

器

此二器文。羅氏闕釋。竊切謂是詣反文。旨古文既作

則詣反文如此作可也。

韻亦旨之所乳。前已說過。今不重出。

口屬第三項

口之於第三項。形相似耳。既非所以言。又非所以食。然說文啓開也。从戶从口。則是門戶出入所由之處。亦可以為口。今二門口道口谷口海口凡稱口者。未必為妄。何獨所以言食而後為口。故今取左列諸文。別為一項論述。唯啓余既說過。不在此列。外有附項。併論如下。

- 向
  - 向聲諸文均屬此
  - 尚　尚聲諸文均屬此
- 倉　倉聲諸文均屬此
- 冏聲諸文均屬此
  - 高聲諸文均屬此
    - 喬　喬聲諸文均屬此

高

亭　亭聲諸文均屬此

京　京聲諸文均屬此

亳

就　就聲諸文均屬此

亦　亦聲諸文均屬此

亭　亭聲諸文均屬此

石

說文石部諸文均屬此

石聲諸文均屬此

谷

說文谷部諸文均屬此

谷聲諸文均屬此

豁

豁或作睿

睿聲諸文均屬此

谷聲諸文均屬此

臼

臼聲諸文均屬此

說文臼部諸文均屬此

臼聲諸文均屬此

臼

臼聲諸文均屬此

丞　丞聲諸文均屬此

凶

凶聲諸文均屬此

出

出聲諸文均屬此

合

合聲諸文均屬此

句

句聲諸文均屬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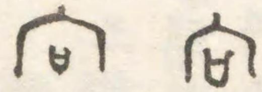
冋

冋聲諸文均屬此

冋

說文冋北出牖也。从冂从口。詩曰。塞冋墐戶。徐鍇曰。牖所以

通人气。故从口。此向之本義。詩傳向北出牖也。許取以為義。陸氏釋文引韓詩云。北出窻也。古人築室。北牆無戶。室暗且不通气。故設一窻以通气取明。一切經解詁牖。旁窗也。所以助明也。徐鍇唯以通人气為說。未盡。蓋以字从口也。然作口作○本無大異。古人不屑屑爭之。乃段玉裁不考古。改訂舊本曰。面下云从○。中有戶牖。是皆从○象形也。今正。何知說文啟从戶从口。不从○。說文尚然。至古文則殆莫不作口。是凡戶牖皆可作口也。何必通人气。故从口。


窓齋集古 向自

又 向彝

貞松集古 向彝

又 叔向父敦

同上 器

貞松補遺 向父癸彝

又 向夥毀蓋

从口者。前修著錄甚多。今不必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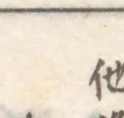
古籀補 古幣

此僅見从○者。古文作口為正。向為北出牖。俗作嚮。故儀禮士虞禮祝啓牖嚮。注嚮牖一名。禮記明堂位注亦嚮牖屬。是以嚮為向。必係漢人改寫。古無嚮字。鄉本主客相對就食之象。遂為相對之義。今鄉為鄉黨專字。用向為相對之義。遂合鄉向二字。製嚮一字。以為嚮牖字。故今豳風以外無以向作北出牖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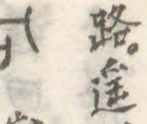
向之孳乳。均承其聲。絕無承其義者。其大宗為尚字。兒孫繁衍。不止一二世。前已說過。其他無足置議者。今皆不多及。

倉

諸文倉穀藏也。食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象倉形。



奇字倉。竊謂口非象倉形。亦其出納所由之口耳。



憲齋集古叔倉父簋

金文倉字。此唯一見。从口不从○。○非倉形。唯疑倉本倉形。非从食省。憾不多見。不能相比而校。

倉之孳乳。說文戚為一部。然唯搶一字屬此而已。恐亦倉聲耳。其餘均以倉為聲。

說文搶鳥獸來食聲也。从倉㐭聲。虞書曰。鳥獸搶搶。竊謂倉為穀藏。食之所取。从食省尚可。加之以㐭聲。何由得為鳥獸來食聲。倉不為義。亦蓋為聲。合倉㐭兩聲成一字耳。今尚書作蹌蹌。孔傳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其義為長。說文蹌動也。蹌蹌行動之容。毛詩猗嗟齊風巧趨蹌兮。傳蹌巧趨貌。公劉大雅蹌蹌濟濟。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是蹌蹌步趨之威儀。在鳥獸雖無威儀可言。猶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鳥獸亦可以稱其儀也。若夫鳥獸來食。其聲嗷嗷嗿嗿。可厭可惡。豈足言哉。

說文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文从口。象國邑。坰。冋或从土。竊謂古文作冋从口。非象國邑。此象塞上關耳。冂。關也。口。人所出入。隘道無他路。遙望塞關。其形如冋。此其象形。若上有戍樓則為高矣。

薛氏款識

憲齋集古師奎父鼎

冋黃

貞松集古趙曹鼎一

此周玉錫物。非坰野之義。薛氏錯認為同。釋形最非。鬯齋釋同黃為絅衡。郁敦上承市。師奎父鼎上承載市。是同必與市貫聯。繫市者。唯說文絅急引也。無此義。然禮記玉藻禪為絅。蓋市用韋造之。禪帛為頸繫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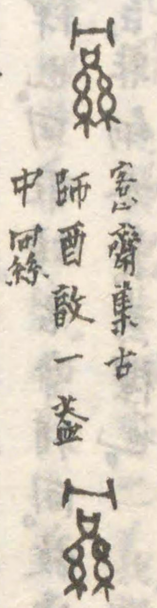
同之孳乳。大抵承其聲。或兼承其義。

說文扃外閉之關也。从戶冋聲。竊謂此聲中有義。冋為塞關。故外閉之關曰扃。倉廩由外閉。箱篋由外鎖。皆外扃。莊子胠篋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釋文扃崔李云。關也。關也者下鎖也。又鼎有鉉。貫鼎耳舉之。鼎無蓋。編葦覆口。貫耳關之。鉉小篆。古文作扃。皆由此義出。儀禮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注今文扃作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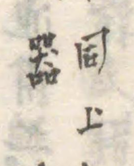
說文迥遠也。从辵冋聲。此亦聲中有義。从冋。唯此取其遠界耳。不明關閉之義。

說文洞。滄也。从水冋聲。竊謂滄寒也。似聲不帶義。然毛詩洞酌大雅洞酌彼行潦。傳洞遠也。是亦似帶義。唯恐此假洞為迥。本義仍為滄耳。凡此等文。金文不見。然義關於冋之本義。故不得已於言也。

說文絅急引也。从糸冋聲。此聲中不帶義。中庸衣錦尚絅。為其文太著也。是辭詩衣錦褧衣。褧衣錦褧。褧衣錦褧。褧也。蓋褧禪衣。錦衣錦褧上加禪被。以避其文顯著。此假絅為褧也。或作顈。儀禮士昏禮女從者褧袗玄纁裳被顈黼。在其後。注顈禪也。冋耿頃古音相同。故通用之。玉藻禪為絅。亦通用之言。非絅本義為禪也。


憲齋集古師酉敦一蓋中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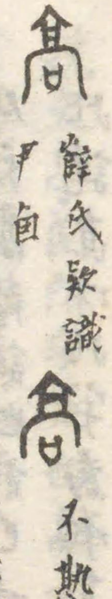
同上器


其二蓋

同上器

阮元釋此為㬎。以其从絲耳。非㬎無待論者。故攈古錄釋絅。从其上从冋也。吳大澂在古籀補釋顯。依阮元釋㬎也。然猶疑不敢定。在集古錄則闕釋。劉心源因攈古云。絅依吳釋。即蒙即褧也。絅麻也。中絅中衣。釋名中衣在大衣之中。然此玉所錫。王錫不及中衣。且絅褧衣上禪被。不可以為中衣。劉說非是。唯說文不收此字。其義未詳。絅㬎字類相近。故暫置之於此。

說文高崇也。象臺觀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竊謂此亦以口象築。與古文㬎。不足採也。上有樓屋。下有口。出入所由。非象築也。


薛氏款識尸自

不㝬敦

貞松集古秦公敦

又叔高又匜一又盂

其二

貞松補遺鼎且丁尊

又師高敦

貞松續編鼎且丁自又盂

此皆从口不从口。乃至殷虛文字。亦莫不作高。又金文有芭作㬎。作㬎。要之作口作口。毋庸呶呶也。

高之孳乳。說文為一部。高亭亳三文屬此。京亯高各成別一部。今以喬直接高與亭京併論。以高屬亭。以亳屬京。亯畐二文。收之附項中。以新眉目而清疆界。

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夭高聲。竊謂喬以高為義。非聲。毛詩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傳喬上竦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喬木何曾高而曲。說文

以夭為義故然也。古文不从夭。是高為義之證。

憲爾集古
郘鐘

此恐以又為聲。漢印作喬。皆从又作高。與說文不同。蓋得古聲古義。

攈古錄
郾侯彝

說文不收橋字。然古鉨文喬作高。漢印亦時或然。是又从又非从山。要皆不从夭之證。既不从夭。則不容以曲為義。夭既不為義。則高自為義。高既為義。則从夭高聲。誤也。前已一說。意有未盡。今遇高字。定為此說。直以此字為孝其義。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竊謂古亭乃戍樓。字象其形。不必丁聲。下為樓脚。京亭殆相同。不能相分。

朱氏款識
御尊蓋

王在圖觀亭

字與京同。釋家皆讀為亭。或以高為亭。然攈古錄晉公盦京師之京作高。即知京亭古一字。說詳於京下。

說文高小堂也。从高省可聲。頗高或从广頃聲。竊謂此今亭也。今亭西阿小堂耳。非戍樓。是高也。故名移亭而高字廢。今不用此字。高小堂不高。非从高省。似亭而廡。故今為亭屬。可聲頃聲古相同。故或作頃。猶

綱或作纇。

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一象高形。竹謂一在樓屋下。何廷以譬其絕高。此亦與亭脚同。京非絕高丘。而為絕高候樓。與亭同形。唯絕高耳。此其差也。蓋京城之中。大路四達。中設高樓。以候四方來至。古時唯王者之都設之。諸侯以下城邑。不能設之。故王者之城曰京。何以知之。曰。余由古文知之。

薛氏款識 京叔簋

又 京姜鬲

窓齋集古 父辛尊

又 靜敦

又 公姬鼎

又 師酉敦

同上 器

其二 蓋

同上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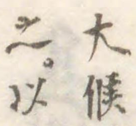
攈古錄 京姜鬲

之 天廟爵

吉金文述 靜彝一

其二

諸家著錄甚多。不必一一。敦盧文字亦作



不知是果丘乎樓乎。上有屋。下有脚。一見即知。是豈積土累丘之象哉。然此猶未也。抑有進焉者。

薛氏款識 師嫠敦

又 尨敦

又 牧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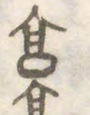
窓齋集古 師嫠散一 蓋

同上 器

其二 蓋

同上 器

散盤


負杙集古 師兌敦 三

其四

其五

此皆層樓之象。層樓而有脚。其下可以通道。此豈非絕大候樓耶。古謂天子之都為京。為有此耳。一統天子建之。以待四方賓客。猶戍樓候敵。其制相似。唯為絕高。其制相似。故造字相同。京唯絕高。故高大為京。又有累高

皆同一文。

薛氏款識 郙敦一

其二 蓋

同上 器

其三

諸侯之國。不能設之。故文不得稱京。自今憶之。其猶燕京鼓樓乎。城內大街四達。中央設京。以候四方之至。且以壯王都之觀也。

以今思古。亦當如此。是余所以有此說也。其積土高之以擬此觀者。亦為京。左傳京觀是已。然非造字之源。故不據也。

京之所孰。說文京部就唯一字屬此。其餘散在他部者。

均承其聲。今取亳屬此。以承其義。

說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於凡也。籀文就。

竊謂為高者因丘陵。因丘陵者易成功。古音造就相近。故造成也。就亦成也。說文就从尤為就。古文似从又。又尤亦同聲。無所關於義。

窓齋集古 伯喬父敦

其大徵釋此為喬。然字不从高。無由釋喬。竊謂此就字。从京又聲。唯為聲。非義。

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乎聲。竊謂杜陵亭何由从高省。且杜陵非造字所由。此蓋从京省。河南有三亳。皆殷王古都。史記殷本紀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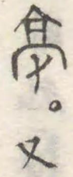
亳。從先王居。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城為南亳。即湯都也。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據此大抵三亳在河南宋州左近。唐宋州。周宋國。武王既克殷。分其地為三。置紂子武庚祿父其故地。使三叔監之。武王崩。三監與武庚皆叛。周公誅之。不復置故地。封微子啓於宋。使居舊都。以祭其祖。是亳帝嚳以來帝王古都。故字从京。非从高省也。

古籀補 乙亳斝

又 又乙方鼎

負松集古 亳鼎蓋

同上 器

殷墟文字作 。又作  。亦與此有小異而已。

又殷虛文字从 之文。有如後者。

此等文。說文不收。雖不詳何義。竊謂此烽燧之象。亭既為戍樓以候敵。上設烽燧。有敵則燃以報。漢書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大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皆火象。下有亭。故知是烽燧。此京必亭。京亭同形。古人不惑也。然是余肊說耳。若其當否。請聽高明批定。

說文墻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墉。窃謂古文

當作。上下為城樓。○為城垣。古文但作單圍。若

作雙圍則為今郭字。是也。

毛公鼎　攈古錄

召伯虎敦

召伯虎敦是附庸之庸。即墉字。毛公鼎吳大澂讀

如郭。窃謂不然。此假為凡庸之庸。鼎銘云。余非鼐又聰。

聰亦假為昏。謂其非庸愚昏暗也。

吉金文述　拍盤

說文音部𩫖用也。从𩫖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

庸。初余亦以為自用之義。前已說過。今而思之。亦不

免為誤。由古鉩城从此觀之。亦乃鼐字。非別字。

貞松集古　周公彝

又　鼐鼎

右鼓文

此等文大抵讀當若庸。鼐鼎缺首或是畐字。右鼓前

後文磨泐不可識。義亦不可解。

乙从鼐之文。說文土部垣堵城三文。𠂤部隮一文。共四

字。此文見有三數字。

說文垣牆也。从土亘聲。籀文垣从鼐。鼎彝銘未

經見垣字。唯見古幣文。仍从土不从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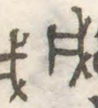
古籀補　古幣

又　長垣幣　垣　又　襄垣幣

亘古作　作　不作。說文係誤寫。

說文堵垣也。五版為堵。堵。从土者聲。籀文从𦥑。

窌謂窖堵之堵。亦由敶閉之義起。城垣敶塞敵道者。堵敶杜同音。故城垣為堵。一版長一丈。廣二尺。一堵方一丈。此為築城起手。又樂縣之法。周禮小胥春官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蓋編鐘編磬。縣在一虡。各當一面若牆。故亦謂堵。



說文陴城上女牆俾倪也。从𠂤卑聲。籀文陴从
𨸏。

窓齋集古 同上

史頌敦蓋 又 器

又 史頌敦

銘云里君百生帥陴盩于成周。帥陴習用語。假為帥
俾。非俾俾倪之義。俾倪二俾既作𨸏。不知倪字亦作𨸏
否。

說文从𨸏之文。不過有此四字。然金文所有者。不止
此數者。蓋古不乏其數。說文失之也。

盛壽鐘古 行尊

此嬪字。說文不收。然毛詩桑中鄘風。誰之思。美孟
庸矣。傳庸姓也。與孟姜孟弋俱為姓。為姓故从女。
弋既作妣。庸亦宜作嬪也。

攈古錄 臣郭彝

攈古釋郭。不知所據。

殷文存 甲寅角

此與前相似而近。不知同否。

貞松集古 同上 器

傳作父癸自蓋 同上 器

此亦與前相似。

負松補遺

競自

此等之文。說文不收。今失其義。

說文亭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冂象城亭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竹謂單圜雙圜。自不相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單則作乃墉。雙則作乃亭。亭今郭字。古亦有此分別。不唯作單圜而已。亭擴也。擴而大之。城外更築城。猶棺外有槨也。

薛氏款識

姬寘豆

寶蘊樓彝器圖錄

國差𦉜

此與說文無異。乃今郭字。而非墉字。不可相混。今專用郭字。篆形廢而形聲行。

亭之孳乳。槨郭兩字。均承其聲。唯椁兼承其義。

說文椁葬有木亭也。从木亭聲。竹謂木亭故作槨。

是會意。承其義也。今俗作椁。

說文郭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从邑亭聲。竹謂此純為亭聲。唯郭氏不獨稱之。虢叔之後亦稱郭虢同音。故彝器銘中云朱虢者。皆朱鞹也。春秋虞虢之虢。左穀作虞。公羊作郭。郭既代亭為城亭字。郭遂為郭大之義。俗又製廓字代之。故今郭大字作廓。說文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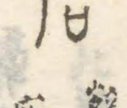
郭有所乳。以郭為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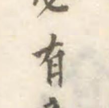
說文鞹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鞹。从革郭聲。竹謂鞹非古字。秦漢以後之文。毛詩齊風載驅載馳載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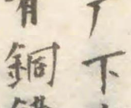
薄（簿）蕈茷朱鞹。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是朱鞹朱革同一。而彝器銘作朱鞹。當時未有鞹字。故假鞹為之耳。正字當作革。凡此等之文。本在不識。以其有假關於古文。亦不得已於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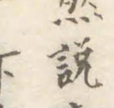
石

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象形。窃謂○象圜石形。此亦石也。然說文作○而已。古文皆不然。故不能以厂下圜石了事。蓋厂下有口。人所出入。必是開坑采礦。非指碫碫小石也。古未有銅鐵之器。故先用木石。採石為急務。旱石柔石。各有所用。必有意料所不及者。


薛氏款識 窖磬


又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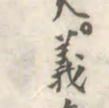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貞于石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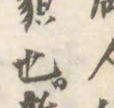

又 大師鐘白侯鼎

古文所見雖不多。皆从口作。則不得作象形解。石之孳乳。說文石一部所屬四十八文。均參其義。除磊一文从三石會意外。悉為形聲。今不復議。其散在他部者。大抵承其聲而已。

說文碩。大也。从頁石聲。窃謂首之大為碩。凡大皆因稱碩。毛詩歌碩人者多。碩人衛風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是言身體長大也。簡兮邶風碩人俁俁。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此兼言德與容貌也。考槃衛風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此專言德也。要皆稱其大。義在其聲。古謂大者。其聲如石。故石為聲。

薛氏款識 伯碩父鼎


貞松集古 部史碩父鼎


石鼓文

石席同音。故蓆亦訓大。石蓆不有大義。假其聲耳。說文席下云。[illegible] 席古文从石省。然則石省作厂。今檢厂部。一部二十七文中。厖厲厲厖厖厖

[illegible]。漸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故八尚為其初流。

[illegible] 愙齋集古 格伯敦 [illegible] 又 又

水未必皆作[illegible]。敦盧文字泉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故八亦水流象形。敦盧文字作谷。與此殆無差異。

谷之孳乳。說文為一部。所屬僅七文。均承其義。然大抵為形聲。睿獨為會意。其散在他部者。均承其聲。容獨兼承其義。

說文睿深通川也。从谷从㕣。㕣殘也。阬坎意也。虞書曰。睿畎澮距川。濬睿或从水。濬古文睿。容謂㕣敘省。敘殘穿也。穿地通水。此為睿。若禹鑿龍門積石而疏河。是其最大者。睿叡壑三字。余不能無疑於說文睿叡壑三文之分。谷下云。睿古文谷。果是同異。其可疑一。睿古文作濬。叡古文作睿。是睿先成而睿後作也。睿睿孰是前後。其可疑二。叡讀若郝。走部趯从此。而讀若紬。其可疑三。叡睿今音與睿不同。而濬為睿古文。其可疑四。有此四疑。然自余視之。未甚難決。何以言之。請試辨之。睿谷異字同部。睿叡一字同讀。叡睿異字同讀。壑叡異字異讀。如此而已。睿谷同部。故雖異字。在古可相通假。鉛沿皆从谷為聲。與睿同部。與睿同部者。又可與鉛沿通假。荀子蠶鉛之重之。注鉛與沿同。循也。是循與鉛沿相通。廣韻循趯俱在十八諄。濬在二十二稕。平去之差。古讀無異。可以相通假也。故睿谷亦自相通。然非同字。叡作睿猶叡作睿。非異字。作叡作叡。均見於古彝器銘。未必秦後之文。睿睿皆从其省。亦未必先睿叡而成。此兩文雖異字。古讀相同。故互相通假。尚書洪範五事。

思曰睿。睿作聖。漢書五行志睿皆作䀋。是古讀相同也。故
䀋可以作濬。若今普䀋䀋大異。不能通假。𥈭則異字異讀。
全與䀋睿不能通假。余今將以𥈭𥈭兩文為𥈭即䀋字之摹
乳。蓋𥈭从目从𥈭省。亦𥈭省聲。𥈭从土从𥈭。皆由𥈭出。此
三者之分也。

𥈭或作䀋作濬。又作濬。
𥈭或作睿濬璿从此。
𥈭

貞松集古
𥈭口自殷

此反文。正文應作 此外無所見。說文𥈭𥈭一字。
今余將為異字。

說文趮走貌。从走𥈭聲。讀若紃。徐鉉等以為𥈭聲遠疑
从䀋。窃謂正文从𥈭。注作𥈭聲。必有一誤。廣韻作趮。段
本改趮。似是。然在古讀則𥈭聲𥈭聲無異。均應讀若紃。
不必改作。如前所論。徐鉉等以今音讀𥈭。故疑聲類之
遠耳。反顧濬璿以睿為聲。則亦可以恍然其間矣。
說文𥈭深明也。通也。从㫃。从谷省。睿古文𥈭。𥈭籀
文从土。窃謂此从目从𥈭省耳。从㫃何義。籀文从土。殊
可疑。深故从𥈭省。明故从目。視思明也。古讀若濬。故濬
从此。今音以苛切。濬璿何由从睿。

薛氏款識
盉和鐘

說文璿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璿弁玉纓。璿古文

瓊。𥂴籀文瓊。𥂴切謂古文从虔。余由此知睿睿古讀相同。左傳今作瓊弁。瓊古音亦與睿不相遠。毛詩擊鼓邶風于嗟洵兮。韓詩洵作寁。是寁旬相近也。旬睿古讀不遠。亦可知。余由此知睿以旬切之不古矣。然則趣从𥂴作趣亦可。从𥂴作趨亦可。唯應讀若紃。

說文𥂴溝也。从叔从谷。讀若郝。𥂴𥂴或从土。𥂴切謂𥂴今專作𥂴。蓋自古而然。不作𥂴也。𥂴从𥂴者。深如谷也。从土者。地勢自然。非待人功而然也。孟子禹以四海為𥂴。𥂴受水處也。毛詩韓奕雝雝實墉實𥂴。實畝實藉。𥂴與藉相韻。陸氏釋文𥂴大各反。城池也。是讀若郝也。不與睿睿同讀也。

說文睿盛也。从山谷。睿古文睿从公。徐鉉等曰。屋與谷皆所容受也。𥂴切謂古文从公。實為形聲。从谷亦得無或為形聲乎。古讀谷如浴。與叟最相近。故說文鸛鵒作鸛鵒。史記鬼叟區漢書作鬼容區。漢書覬覦作窺欲。睿欲與叟俞相近。故睿以谷為聲。古文睿作𥂴。訟作𧦝。公谷更相近。頌作頌。松作𥂴。何足言哉。又古文睿貌作頌。歌頌作謌訟。古字與今大異。難與不知者道也。

睿之所乳。以睿為聲而已。

說文裕。衣物饒也。从衣谷聲。易曰。有孚裕無咎。𥂴切謂此谷聲。今讀如諭。亦乃與覬覦作窺欲同例。裕欲與叟俞相近也。睿為谷聲。殆不容疑。

薛氏款識 八谷 負松集古

敬敦 十六耳戟

裕作裒。與裒相似。廣韻十遇裕饒也。道也。容也。寬也。裒上同。裕亦可作裒也。

說文俗習也。从人谷聲。

𠈌 毛公鼎 𠈌𠈌 攈古錄 𠈌 伯裕父鼎

毛公鼎當讀如字。攈古以為人之名字。不宜以俗命。故讀為裕。不知果然否。

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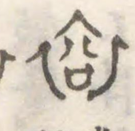
說文谷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貝。讀若流州之流。九州之澤地也。故以流名焉。𠈌 古文谷。竊謂此稍與谷相似。古文亦蓋如此。未必作容。流下云。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為沇。从水允聲。沿古文流。沿乃沿革之沿。谷之孳乳。順流而下曰沿。水出溪谷。漸就平衍。地勢頓緩。水勢不激。流澀停蓄。漸為沮洳澤藪。此乃谷耳。谷蓋沿之初字。離谷未甚遠。故字亦與谷相近。未必為水敗貝也。

谷之孳乳。均承其聲。

說文沿緣水而下也。从水谷聲。春秋傳曰。主沿夏。竊謂說文既以沿為流古文。又讀谷若流。此三字必一字。谷為最古。後从水為沿。水名从允作流。流州漢隸作兖。今作兖。字與裒相似。

說文裒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谷聲。此天子諸侯受天子錫服之。不受則不得服。裒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裒職天子之職也。字或作卷。裒卷古音同。毛詩九罭 豳風 我覯之子。裒衣繡裳。傳裒衣

卷龍也。


薛氏款識 尨敦

窓齋集古 異尊

又 魯公伐邾鼎

此皆从𠂤。或有从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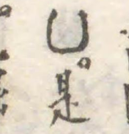
又 伯晨鼎

負松補遺 留壺蓋

此與𠂤同形異文。

說文鉛青金也。从金㕣聲。此爲貢鉛松怪石之鉛。或假此爲沿。荀子 禁辱 反鉛槧之而俞可好也。楊注鉛與沿同。循也。沿因音近。沿因循也。鉛沿同聲。故假鉛爲沿。

說文船舟也。从舟鉛省聲。竊謂船與鉛俱㕣聲。何由船从鉛省聲。恐非。


負松集古 鉦鐵

臼

說文臼舂也。古者掘地爲臼。穿木石象形。中米也。竊謂周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殷虛文字舊从凵。是臼古文。掘地之象。猶人張口。故作凵。中有米則爲臼耳。凡掘地之象。皆如此作。不獨杵臼爲然。周禮太宗伯 春官 以沈貍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貍今埋字。謂穿地埋牲而祭。殷虛文字有象此者。

此皆埋牛之象。

此皆埋犬豕之象。

故〇為搖地之象。舂米其中則為臼。其象相同。
臼之孳乳。說文成一部。舂舊爯爯臼臼五文屬此。均承其義。散
在他部者。均承其聲。
說文舂擣粟也。从廾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雝父初
作舂。竊謂此象形。非會意。午杵初字。古用石為杵。後用木。
故从木。雝今雍字。雝父乃雍人。必非人名。舂米作饔飧。故
後世字其人曰雝父耳。

窓齋集古
伯舂盉

敔虛文字亦有此字。作〇。與此不異。
舂有所乳。皆从其省。
說文秦伯盉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
名。秦秝籀文秦从秝。

貞松集古
史秦鬲

薛氏款識
伊彝

此二文最古。薛氏伊彝从三禾。誤釋承禾兩字。甚非。
既不守一禾。何問兩禾三禾。

薛氏款識
盄和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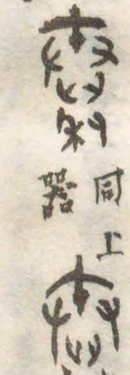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秦公𣪘

馬驌羌編鐘

窓齋集古
鄦子妝簠

又有其體者。

窓齋集古
師酉敦一蓋


同上
器

其二
蓋

同上
器

此上不从舂。下頗異。然亦不外於秦字。

說文舂愚也。从心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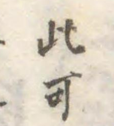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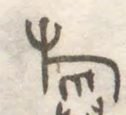
篆文不省舂。古文从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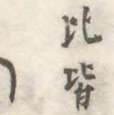
說文臽抒臼也。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臽。抗臽或从手从宄。臼或从臼宄。臽古文象形。小篆因之。爪手下覆也。手下向抒取臼中米也。抗皆後起字。今毛詩作揄。假借字。儀禮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梡。以挹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注桃謂之飲。讀如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斗。狀如飯椿。桃長柄。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抒臼中米者。亦必有此類器物。以便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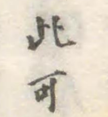
臽有所乳。以臽為聲。

說文稻稌也。从禾臽聲。


窓齋集古


又


曾伯霥簠


陳公子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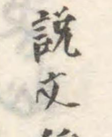
此可以見臽古文。說文稻从禾。古文不必然。从米者比比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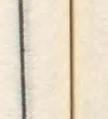
攈古錄

史宄簠蓋

周金文存

史宄簠


窓齋集古


叔家父簠

此可以見稻之古文。古義。毛詩豳風七月。十月穫稻。作斯春酒。以介眉壽。古禮穫稻非唯造春酒。十月烝祭。必進初稻。以為典常。故烝祭字作𦎫。蓋稻羞神也。稻从臽者。因烝祭建旟旗也。前人久不獲其義。窓齋猶且不知卜為屮。謂謂打稻象。可謂安矣。

薛氏款識 張仲簠

阮氏款識 張仲簠

薛氏收有四器。不得一正。宋時既磨損失摹。字當作誤寫誤釋。徒令人費思索。今則渙然氷釋矣。

陶齋吉金 韓姬敦蓋

此亦稻字。加水為繁。或釋滔者非是。

說文舊雖舊。舊留也。从萑臼聲。鵂舊或从鳥休聲。此本今鵂鶹。今用為新舊專字。臼久同音。故假為經久之義。遂為新舊之舊。世殆忘其本義。

愙齋集古 師嫠敦一蓋

同上器 其二蓋

同上器

敦盧文字亦有此字。作 。□即臼。此唯為聲。

說文臼小阱也。从人在臼上。窞謂此非人在臼上。乃蕭在陷穽中耳。人在臼上。未受何害。不得為臼。□掘地之象。人在掘地中。是蕭陷穽也。臼即今窖字。敦盧文字有作 者。此字是巳。臼古文作□。與窖阱無異。古設窖阱者。多欲捕麀豕猛獸也。掘地有深者有淺者。淺為窖。深為阱。敦盧文字有此兩者象形。

是在窖中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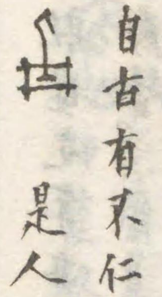
是麀在阱中之象。

此實為捕麀豕設窖阱者也。若人在窖阱中。何以解之。豈可以人在臼上了事哉。

阮氏款識

宗周鐘　白虐我土

此白虐字。其不為善意可知。而阮元釋云。此从臼从人持弓。為掩禽獸伏機之象形。仍為捕禽獸之象。且謀人之足跌為持弓。甚可笑也。由余觀之。[illegible]非臼。窗中設柞鬲。捷業如鋸齒。以欲害人也。中庸有云。人皆曰予聖。驅入罟獲穽陷之中。而不知之辭。窗陷豈唯為捕禽獸而設哉。抑有甚於此者。殷虛文字有之。



此果何象。歟人擠之窗中。又舉杵衝之。天下豈獨仁人。自古有不仁如此者。殷虛文字又有之。

是人墮陷中之象。

麗在井中。麗墮陷中也。則人在井中。人墮陷中可知。由此推之。人在窗中。非欲捕禽獸。而受人陷害。不可疑矣。臼之孳乳。均承其聲。唯窗陷二文。兼承其義。其實此二文皆臼之別字。而非異字也。

說文窗坎中小坎也。从穴从臼。臼亦聲。易曰。入于坎窞。一曰匊入也。窞謂說文不知[illegible]之為坎。故更从穴以分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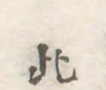
說文陷高下也。一曰陽也。从阜从臼。臼亦聲。窞謂高下。自高下墜也。陽崩也。窗陷穿地深之也。故墜窗陷者。自高下墜也。崩者亦自高下墜也。其義相因。漢碑臼陷通用。是非異字也。古文假面為陷。毛公鼎云。女弗以乃辟面于[illegible]。當時習用之證。

說文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竊謂說文失於白。而得於凶。凶从凵。其義與白不異。穿地為窞阱。又其中交構害人之物。其設心殘忍刻毒。所以為凶也。白起阬殺趙卒四十萬。起亦自知其罪。其臨死也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凶之大者。莫甚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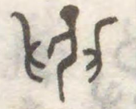
凶之所乳。以凶為聲。兇獨兼以為義。

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兇懼。竊謂人在凶下。凶不可避也。凶不可避。可不恐乎。唯世有仁人君子。思所以救濟之。

說文巫祠也。从廾从工。工高奉巫之義。竊謂此救凶者。說文从山。故有奉巫之說。然初字不从山而从凵。何以言之。曰。殷虛文字有之。



是人墮在窞阱中。有人來救。故兩手在上。自外來救。即是巫字。下非山而凵。中非廾。而人爲處凵中也。



西清古鑑 掬鼎

此周文。雖既失凵。兩手猶自上來救。不失初意。人豈可掬。釋掬可笑。

薛氏款識 師寤敦

此手在下。是自投身坑中救人也。薛氏釋孝。當矣。古巫承無二。殷虛文字亦有之。

此拯溺者。故溺者吐水在口前也。列子黃帝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游之。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此字也。後世或作承作拯作拼。古皆一字。方言出伙為拼。伙乃溺字。人有墮甯阱溺水者救出之。其義相同。古之人君有四輔。前疑後丞。丞救墮援溺之謂也。後遂為下承上之義。凵訛為山。蓋周中世以後然也。

石鼓文

此明从山。全失初意。但為高秦之義。秦人久用之。非李斯創裝。而後丞承拼漸為別字。咎異其義。象形盡化為會意。為形聲矣。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窃謂說文既於止字、誤其第一步。為象艸木出有址形。故凡从止之文。一切牽動。皆誤艸木象形。此會意。非象形。

毛公鼎

窓齋集古

頌鼎

又

頌敦

又

頌敦盞

同上

器

又

頌鼎蓋

同上

器

又

頌敦盞

又

師望鼎

窓齋於是謂止疋也。〇象納屨形。古禮入則解屨。出則納屨。然殷虛文字作凵。是未必為納屨象。出為入之反。古文入內一字。內作凵。出宜从凵。入自外內向。故凵內向。出自內外向。故凵外向。凵蓋門戶之口。出入所由。形適與臼臼相似耳。與臼臼不同。異日余將在第四綱止字項下再論。故此不詳述。

合

說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竊謂此非所以言食。則其所謂合口是何口。恐器皿之口。然則△是蓋象形。以蓋覆器皿之口。此為合耳。器蓋相配而合。不合不為一具。古音合與盍同。盍今蓋字。此合造字本義。用以為凡物相合之謂。

窓齋集古
陳侯因資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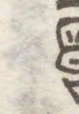
今小器有稱合者。俗作盒。墨盒硯盒香盒印盒皆是。皆器蓋相配而合之稱。與人相會。亦由此義出。故古禮謂蓋為會。會合其義一也。

合之孳乳。均屬其聲。

會附

說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俗古文會如此。竊謂古謂蓋為會。古文會亦器蓋相合之象。故不从曾省。

窓齋集古
宋趙亥鼎



貞松補遺
會姒鼎

窓齋釋膾。不知 是膾乎。此未可知。又有異於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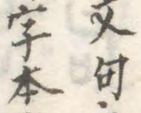
鳥鷊羌編鐘

此蓋不可為膾。又有从會之文。

貞松集古
高比簋

此未知為何義。然字則从网从廾从會。作會與今會無大差。則上為蓋。中為器。下為底。可以為器蓋相配之象。

儀禮士昏禮贊啓會卻于敦南。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注會簋蓋也。又一一合卻各當其簋之西。少牢饋食禮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凡此等會皆指蓋也。故會與合大抵同義。古文會作合者。為此也。



窓齋集古　且子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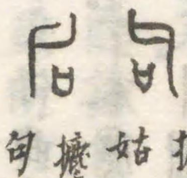
王令且子會西方于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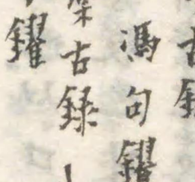
此从辵作。从彳从辵。古文無異。殷虛文字亦有此字。會作迨者古矣。今說文有迨遝字。與此大異。迨遝合皆之今文。非古文。前已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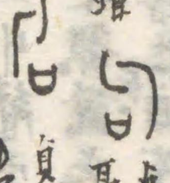
余既論口屬第三項諸文到此。殆無可論者。而猶有可議者。句曷兩文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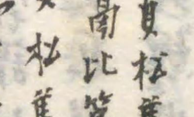
說文句曲也。从口丩聲。窃謂从口何由得曲義。恐是从丩口聲。字本應收之丩部。說文反以為部首。以拘鉤笱三文屬此。謬矣。丩糾繆纏絡之象。猶蛇纏物。蛇行屈曲不直。以為正邪之邪本義。丩宜為曲義。句承其義。故為曲。拘鉤笱承其聲。聲中有義。故亦各得曲義耳。此不獨三文為然。凡承句聲者。大率莫不然者。而今他皆散在各部。竊曲脊也。从广从句。足部跼天寒足跼也。从足句聲。刀部剖鎌也。从刀句聲。車部軥輈下曲者。从車句聲。此等諸文。均有曲義。與句部三文不異。而不收之句部者何也。此外朐脯挺也。从肉句聲。絇繩屨絇也。从糸句聲。枸木也。可為醬。出蜀。从木句聲。如此三文。雖說文不見曲義。而考之他書。則亦皆與前諸文同。禮記曲禮左朐右末。鄭注屈中曰朐。儀禮士虞禮朐在南。注朐脯及乾肉之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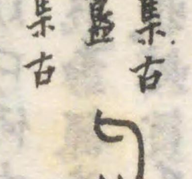
也。蓋脯有二。直者曰朐。屈者曰朐。脯之曲者。儀禮士冠禮青絇繶純。注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是絇亦拘曲之義。又文選宋玉風賦。枳枸來巢。李善注。枸曲也。似橘屈曲也。是枸亦不外於此義。唯敔擊也。从攴句聲。駒馬二歲曰駒。从馬句聲。此等文僅不承曲義耳。要之句之孳乳。大抵承其義。兼承其聲。而說文偏取拘鉤笱三文。構成一部。甚亡謂也。余意謂句宜歸之丩部。而拘鉤笱三文。宜散在手金竹三部。然後造字之源始明矣。或曰。句句讀也。故从口。說文既無句讀之義。不能知从口之所以得曲義也。


攈古錄 姑馮句鑃


攈古錄 句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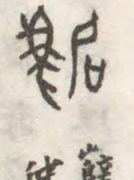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鬲比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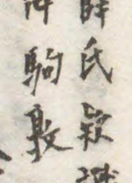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句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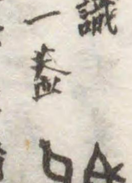

小子句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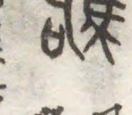
句之為義。在於句曲。从此諸文。亦多不離此義。蓋古用句字。未製他字。故金文所見無多。獨至駒字。反多於句。亦足以為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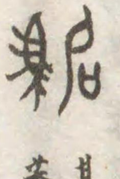
說文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駜。从馬句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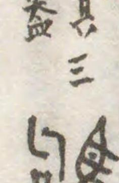

薛氏款識 仲駒敦一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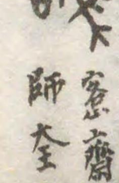

同上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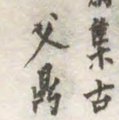

其二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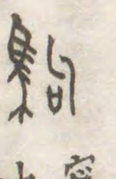

同上器


其三蓋


窓齋集古 師奎父鼎


又 伯晨鼎


又 兮伯盤


窓壽鑑古 仲駒匜

仲駒敦曰仲駒。師奎父鼎曰史駒。駒皆人名字。伯晨鼎兮伯盤皆曰駒車。蓋車駕駒也。

殷文存 乍父乙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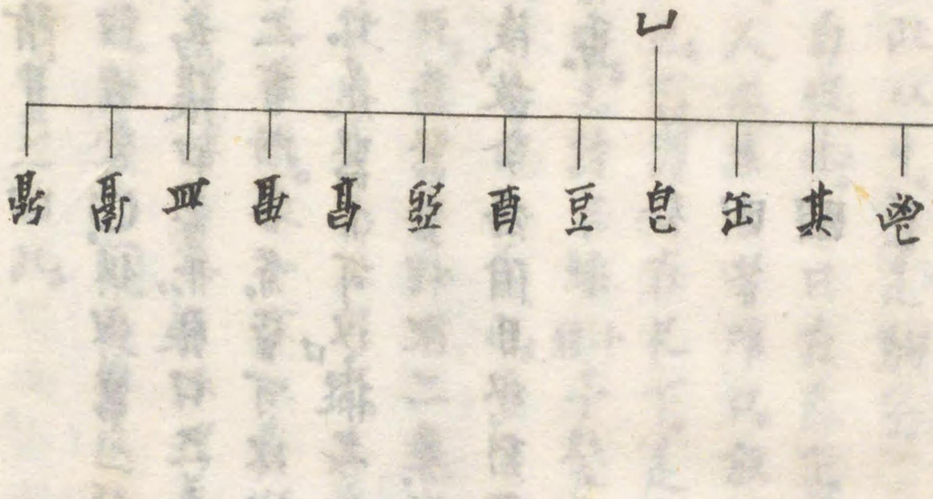
此从牛。亦是駒字。

說文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象形。徐錯曰。人之無涯者唯口。放口在尺下則為局。博局外有垠堮周限也。竊謂口在尺下。是成何義。其為促殆不可考。小徐說亦難曉。毛詩采綠小雅子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局曲同音。是以卷曲為義也。直者舒暢。曲者蹙促。理之常然。是固可以為促。非口在尺下之故。由此觀之。局从句稍變其上而已。故今欲以局屬之句下。其為博局象形者。益不可解。有何所似。謂之象形。故小徐以義解之。不為象形。曰人之無涯者唯口。然其謂博局外有垠堮周限者。或以口擬局面乎。若以口擬局面。則當作□。不當从口。唯金文未見此字。余憾不能決此疑。暫置之於此。

附目 凵

凵與臼古文□。俱與第二項□同其文。雖其用各異其讀不同。均為張口象形。張口之義。內有所容也。說文甗下云。凵器也。器之有所容者。皆可以凵表之。且器有四口。鉦飾器曰。从金从口。是器亦可以口擬之也。唯余初欲置之。既而思之。合从口。从口為器蓋相配之象。既論之於前。今逢凵字。何得不議之於後。故今為附目以列之。凡器之有所容受自凵孳乳者皆屬焉。

公 由 甾 [



各項子目。亦自有所乳。此不具錄。

凵

說文凵。凵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簋凵或从竹。𥳑聲。竹謂凵簋古今字。猶先簪為古今字。古唯象形。後世不喜象形。變為形聲。其實凵簋皆一字。其間自有來歷。初製未有蓋。如張口然。故但作凵。既而加蓋則為簋。大象蓋形。猶壺之从大象蓋形。或編竹造。遂从竹作簋。唯經傳未見簋字。大抵作筥。說文筥籠也。籠飯筥也。受五升。是簋筥同音同義。簋又轉作筥也。凵盧蓋圓器。故毛詩采蘩古南于以盛之。維筐維筥。傳方曰筐。圓曰筥。唯盛蘋藻。必粗於盛飯者。又可以盛米。周禮廩人地官賓客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蓋可以盛飯。可以盛米。又可以盛芻禾蔬。其大小精粗有異。形制皆圓。故皆呼為筥。又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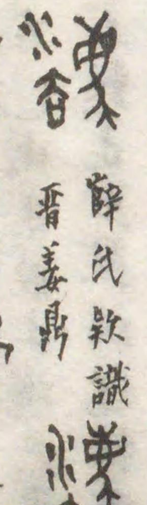
篆飲牛筐也。从竹豪聲。方曰筐。圜曰篆。此亦同音同義。唯以飲牛。故異字耳。既不取象形。專依形聲。異字橫生。一文數體。要其歸則不過多事。

凡器用之字。大抵係山之葬乳。然直承此義者。爲𠍴由兩字。說文𠍴人相違也。从大山聲。是大作人解也。竊謂𠍴乃山字。說文大部大在字頭者。唯奎一字作人解。其餘均爲大小之大。壺字大在上。豪蓋形。余既在盍字亦作蓋豪形解。故今在此字亦不得不作蓋豪形解。此在飯器上。其爲蓋可思而察。凡𠍴來兩字。本無專字。來既假來麥字爲之。𠍴亦假𠍴盧字爲之耳。說文爲立一部。以竭𢿱二文屬之。皆非古文。山盧容物。可以收藏。故𠍴又爲收藏之義。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去收藏也。或作弆。

齊刀

此戰國時齊幣文。雖未足以稱古文。而古文亦恐不能多出此上。灋古文从此。余故知之。山作口。其義不異。

𠍴之所乳。大抵承其聲。唯灋不承其聲。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



古文。

薛氏款識 晉姜鼎 又 盄敦 又 牧敦 又 寅簋

孟鼎 又 盄敦 憲齋集古 師酉敦一 盞 同上 器

其二 盞 同上 器 又 師嫠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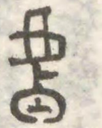
以上諸文。除盂鼎灋保先王外。均曰勿灋朕命。灋讀為
廢。古音相近而通也。

說文凵。壎也。从土一屈。象形。一屈何義。竊謂凵是簣象形。
土在凵中。是取土塊之象。古文凵簣通用。禮記禮運簣梓
而土鼓。是土鼓以塊梓擊之也。說文簣。竹器也。[illegible] 古文
簣。象形。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蓋簣屬。編草為器。
盛土塊其內也。其器簣也。所盛凵也。又貴物不賤也。从貝
與聲。與古文簣。貴今匱字。物不賤。故藏之匱中。與盛物器。
後世各異其字。草器从艸作簣。木器从匚从匱。其義相同。
或編竹作之。則又从竹作簀。漢書王莽傳 綱紀咸張。咸不一
匱。注匱者織竹為器。所以盛土。是匱亦為土籠。簣匱簀皆
後世俗字。凵為其初字。凵象其器。非一屈也。

凵之孳乳。以凵為聲。

說文凵。東楚名缶曰凵。象形。[illegible] 古文。竊謂缶瓦器也。
[illegible]並非瓦器之象。是編竹織艸之象。編竹織艸。起於結繩
之代。瓦器遙在結繩之後。則[illegible] 非缶。自可知矣。且說
文凵一部。不收一瓦器。試看缶下不云乎。甑屬。蒲器也。所
以盛穀種。蓋缶可以盛穀種。又可以盛土。左傳宣十年 稱缶築。
注缶盛土器。以草索為之。缶屬。是非瓦器。甑下則云。帑也。
杜林以為竹器。楊雄以為蒲器。而帑下云。蒲席甑也。是甑
亦非瓦器。竹葦蒲柳之器。故其象為[illegible]。唯甑下云。
田器也。斛也。古田器不知用何材而造。必非瓦器。由此觀
之。東楚名缶曰凵者。非古義也。
凵之孳乳。說文自成一部。鍵缶甑盧四文屬此。

說文甗甑也。从鬲甗聲。讀若盧。𤇾籀文甗。𤇾籀文𤇾。則甗為古文。讀若盧。盧下云。飯器也。盧籀文盧。𥂴盧本一字。甗為盧猶般為盤釪為鑑它為盌。非別字也。故口甗飯器。亦編柳編竹而成。盧籀文从𤇾者。竹器之象。亦可以見其為圜器。



窓齋集古取甗盤

甗盧一字。故其下作𤇾作𤇾。皆證其為圜器有餘。儀禮士昏禮婦執箅棗栗。自門入。注箅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簸箕簸蘆矣。簸蘆乃簸畢文。後漢尚存此名。古稱竹器者。亦因相似為名。古文弁作𤇾。𤇾似圜形竹器。簸蘆為圜形竹器。可推知也。而說文云甗甑也。甑非小口甗。

口甗乎。甗既从𤇾。非瓦器。何又謂小口甗。甗之所乳。均承甗聲。

說文𤇾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古文曲。𤇾謂是竹器之象。竹器多隙。故如此作。亦宜作蠶薄亦用竹造成。故曰曲。或用草。故艸部作蓲云。蠶薄也。本同字。

周金文存魯公伐徐鼎

貞松集古曲文丁爵

此蓋頃筐之類。古有如此器。形制欹側不正。故曲為邪曲。不必邪曲不正。

𤇾之孳乳。說文成一部。唯𤇾𤇾二文屬此。

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

籀文匚。𠃊切謂匚、凵之

側者。讀若方者。方器故也。[illegible] 亦竹器之象。殷虛文字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有竹器。有木器。受物者不必一器。

匚之孳乳。說文成匚一部。屬此者匜匧匡匟匴匴匴

可以爲飲器也。

曶鼎

西清續鑑 叔綰簠

愙齋集古 尸氏簠

周金文存 史兄簠

吉金文述 師麻斿叔匡

曶鼎所用地名。非器名。器制與簠不異。愙齋直釋簠。攈古錄非史兄簠引許印林云。銘作匡。匡玉行梁高韵證。簠匡不同部。不得借用。豈古簠形似匡。叚以名之。以鰯韻耶。劉心源以爲有小異。別爲飯器名。今暫依之。

周金文存 叔匡

貞松集古 叔簠

此倒文从金。既爲銅器故从金。古文多有其例。筐爲方器。毛詩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呂南來頻方方正。可以矩物。故爲匡正之義。論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也。又方器有四邊。故凡四邊爲匡。說文皆自匡也。楓匡當也。是也。今俗有眶框等字。因此而製也。非古字。

匡之孳乳。均承其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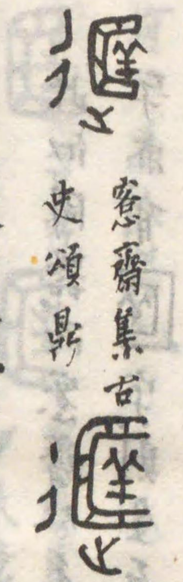
从匚之文。簠筐二字之外。古金文中所得。不過二三。而皆說文所無。不知其義。

金石索 商父庚爵

愙齋集古 父庚爵

此似同器。而愙齋从彳。縱令異器。文必不異。殷虛文字亦有

字。則金石索亦不誤寫。又有从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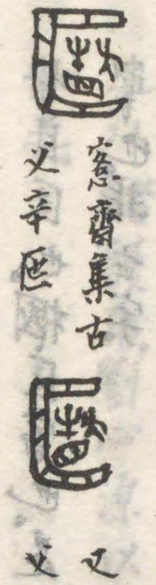


窓齋集古 史頌鼎

史頌敦 同上器

其二 蓋

吳大澂釋臧。劉心源釋匡。皆未允當。竊謂匡从羊易同音。銘曰日匡天子覲命。日匡疑日揚假借。



貞松集古 輔白匜文鼎

此文从片。益不可知。

窓齋集古 文辛匜

文辛匜 吉金文述 匜尊

吳大澂釋箱。以𠙵為相也。从𠙵不可解。劉心源闕釋。

貞松集古 白匜乍面宮甸 其器

同上

此無他可以比擬者。其義不可推知。最為難曉。說文甕以秬釀鬱鬯。芳草。彼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柶之。易曰。不喪匕鬯。竊謂小篆鬯與古文大相異。難以小篆解古文。凡說文鬯皂食三文从匕者。古文不然。均為象形。中象米亦非是。鬯非所以盛黑黍。又非所以盛鬱酒。鬱酒在自。鬯承自之器耳。何以言之。曰余由古文知之。

薛氏款識 師嫠敦

窓齋集古 素伯戎敦

貞松集古 嘑自蓋

同上 蓋

朱氏款識 魯公甫

殷虛文字亦作

凡此等器形。是果何象。以余觀之。蓋竹器。故多隙。決不可盛酒也。

盂鼎　毛公鼎　愙齋集古其尊

其五　又矢方尊　薛氏款識收敦　貞松集古師兌𣪘三四

殷盛亦作　又貞簋。器中有小點。然是非盛米。𥂴

𥂴非米也。

愙齋集古伯𩰫鼎

此頗與他異。然反與𥂴相近。而可知古所用𥂴何狀者。

不在彼而在此。請詳言之。

貞松集古亞中奉尊形爵一

其二　其三

自下所有之物。即是𥂴。作𥂴作𥂴亦是不異於𥂴。更有

如下者。

吉金文述

叔女鐸

此明以自置𥂴上。可知𥂴是承自之器。猶豐之承尊。𥂴

竹器。不可盛酒。又不可盛米也。殷虛文字亦有此字。

亦與𥂴同一象形。又有如下者。

貞松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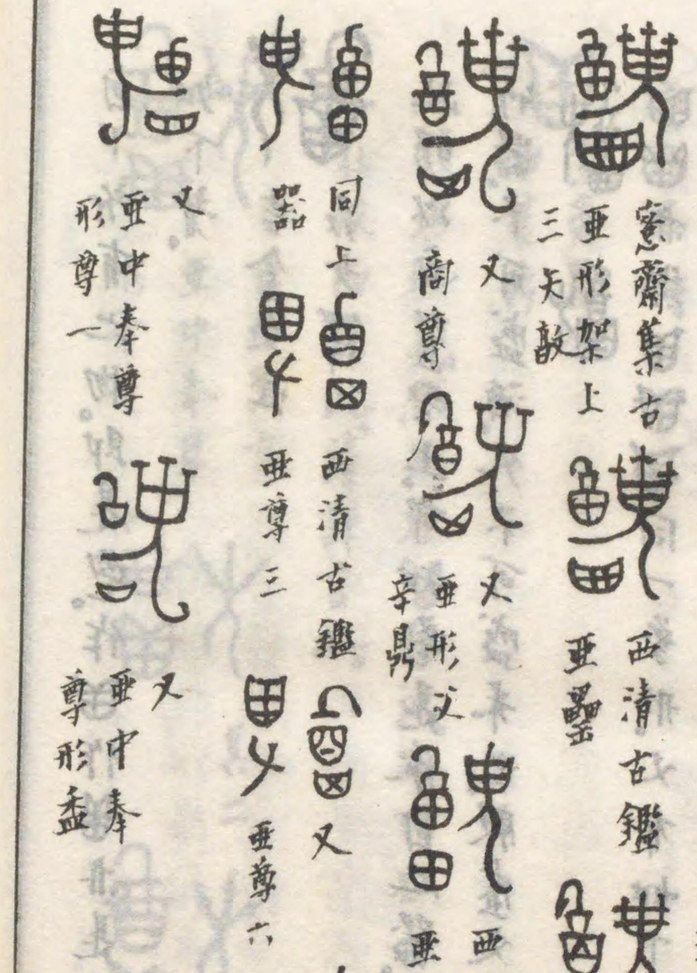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　亞中奉尊形爵四

魯爵

此皆同一象形之小異耳。𥂴又可以作𥂴作𥂴。西清古

鑑以為魯鼎。謬矣。𥂴與𥂴不異。其右旁𥂴皆同。余

曾論是婦人笄頭有珠璣與同義。盛飾婦人奉自置鬯上之象。蓋殷代祭祀之禮。奉自后夫人之職。故有此字。後世其禮廢而失其字。宋釋以來。久爲格上三矢者。諸家著錄頗多。皆此字。余舉其一斑。以證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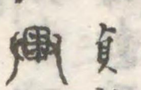


由此觀之。凡 等文。均係瓷者筆耳。殷虛文字作 者。亦不外此字。唯其中盉又有平底鋬底兩器。以上諸文。皆平底之象。平底者則可以置地而安。鋬底者則否。 是鋬底之象。此類下必有三脚而後始安。故殷虛文字又有 作 者。據古錄有 又乙觶 又乙舉 等文。恐亦此字。下有三脚者。備顛覆也。 與盥下作 者。皆卣尊坐平底瓷上之象。瓷平底者。既可作 。余於是知 亦瓷字。由此推之。則 等文。亦不難曉也。

愙齋集古 周棘生敦
又 周夢壺
貞松集古 周夢壺蓋
同上器
朱氏款識 稻伯敦一蓋
同上器 其二
其三
愙齋集古 周貉蓋

下既為鬯。則上自為覆之之物。可想而察。儀禮燕禮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又大射禮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膳尊與公尊同。君尊也。君尊必有豐有冪。古鬯與豐同用。此鬯上有冪耳。冪用絺綌葛布。冂其象也。又有一字。由此亦可類推。

貞松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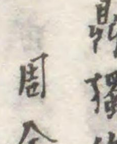

文癸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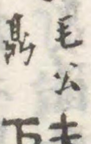
羅氏關釋。竊謂此兩手奉鬯之象。不知果是歟否。鬯之孳乳。說文成一部。鬱鬱鬱鬱四文屬此。均承其義。然說古文既無所見。今亦無所用。故此不說及。

說文鬯。鬯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从凵矩聲。秬鬯或从禾。今文皆作秬。唯古文作鬯。是漢人柔數改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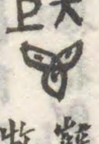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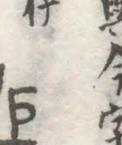
毛公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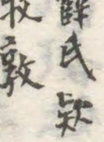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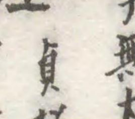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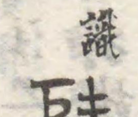
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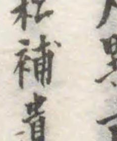

師克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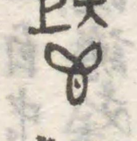

毛公鼎獨作鬯。與今字無大異。古文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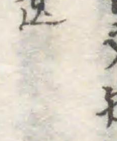

其四


周金文存


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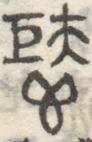

吉鼎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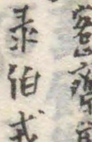

貞松補遺

寅簋

留壺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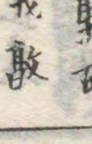

窓齋集古

窓齋集古


秉伯戎敦

此兩文均省筆。吾鼎省巨。留壺省夫。夫巨皆可以為聲。不必作矩。又有大異者。

窓齋集古


伯晨鼎

巨頭作△。與他大異。豈象爵柱頭耶。下作

自是平底

鬯。與

以異耳。

說文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世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
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
芳艸合釀之以降。鬱鬯。今鬱林郡也。竊謂合臼冂缶鬯彡
五文會意。字甚冗雜。且彡將何飾。以飾鬯乎。酒不可飾。
以飾缶乎。缶所以合釀之具。非祭器也。由此推之。彡非
畫飾。疑鬯酒之象作〻耳。

周金文存
由口官曾鼎

鬱字他無所見。此恐鬱字。上與鬱似。下亦與彡相近。蓋
林間芳艸。擷之盈匊。故上从鬱。合釀鬱積器中。久之而
成。故謂之鬱。既成。挹之注之自中。又灌之地。正其
象形。是得無非鬱古文乎。故說文之彡乃

字。百訛

成鬯。訛成彡。此理之或然者。余故曰彡非畫飾。鬱鬱
亦不甚相遠。豈非可信耶。
鬱鬱有所乳。鬱鬱唯一文。承其聲而已。
說文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竊謂此鬱林郡之鬱
艸所出。故从鬱省。然其實地多鬱林。故名。鬱林者茂
林也。毛詩晨風秦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傳鬱積也。鬱鬱
古音與菀菀相近。菀柳小雅有菀者柳。傳菀茂木也。陸
氏釋文菀音鬱。徐於阮反。又都人士小雅我心菀結。箋
菀猶屈也積也。釋文菀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鬱
菀菀三文音義相通。鬱鬱茂也。鬱積也。轉爲鬱屈爲
鬱結。叢林茂密。枝葉鬱積。其氣鬱結。鬱也者不疏散
之謂也。非有關於鬱鬯。唯鬯酒之初在器中。醞釀日

久。其氣鬱積。不洩於外。既成發之。其氣芳烈。暢達遠聞。故謂鬱鬯耳。說文天地絪緼作壺壺。余謂壺壺鬱也。壺殆鬱本字。苑於粉反。菀於阮反。與緼不相遠。鬱苑菀緼一音之轉。昷詳見下。

擽古錄
晉公盦

擽古有此字。與鬱鬯相近。然其下不同。與鬱更遠。今未詳何義。

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竊謂爵雀同讀通用。孟子為叢敺爵者鸇也。是故說文取以為義。然古之造字者直取之器制為象。不必假雀寓意。

窓齋集古
爵形寶彝爵

此直象爵形。故有三足。唯缺柱耳。

擽古錄
又癸彝

又
爵及癸尊

薛氏款識
執爵父丁自

此右旁加又。是小篆从又之所出。

薛氏款識
又癸匜

擽古錄
亜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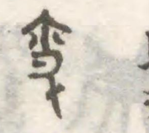
此始有柱。爵形益備。小篆上作 者。與此無大差。乃 之變形。 象流與爵身。下失三足者。以鬯象之耳。儀禮承爵有豐。鬯與豐同其用。以鬯象爵。自爲古義。必作鬯酒解。則非古也。殷虛文字作

上有柱。下有三足。雀豈有之哉。爵象器形。非象雀形。無庸附會也。

朱氏敦識
魯公爵

貞松集古
史獸作父庚鼎

魯公爵與大徵釋鬱。然不相類。竊謂此亦爵字。唯柱作丫。為異。然與丫不甚相遠。小篆作丫由此。𠃊象流。丫象身與足。略與𠃊相近。豈非爵耶。史獸鼎作丫。益與魯不異。下加止。恐乂之訛變。因形相似而訛也。


愙齋集古
陳侯因資敦

此亦恐爵之省筆。太簡者。

貞松續編
萬諆尊

此大與前異。然余以為一。此與小篆無大差。爵在鬯上之象。

與

同。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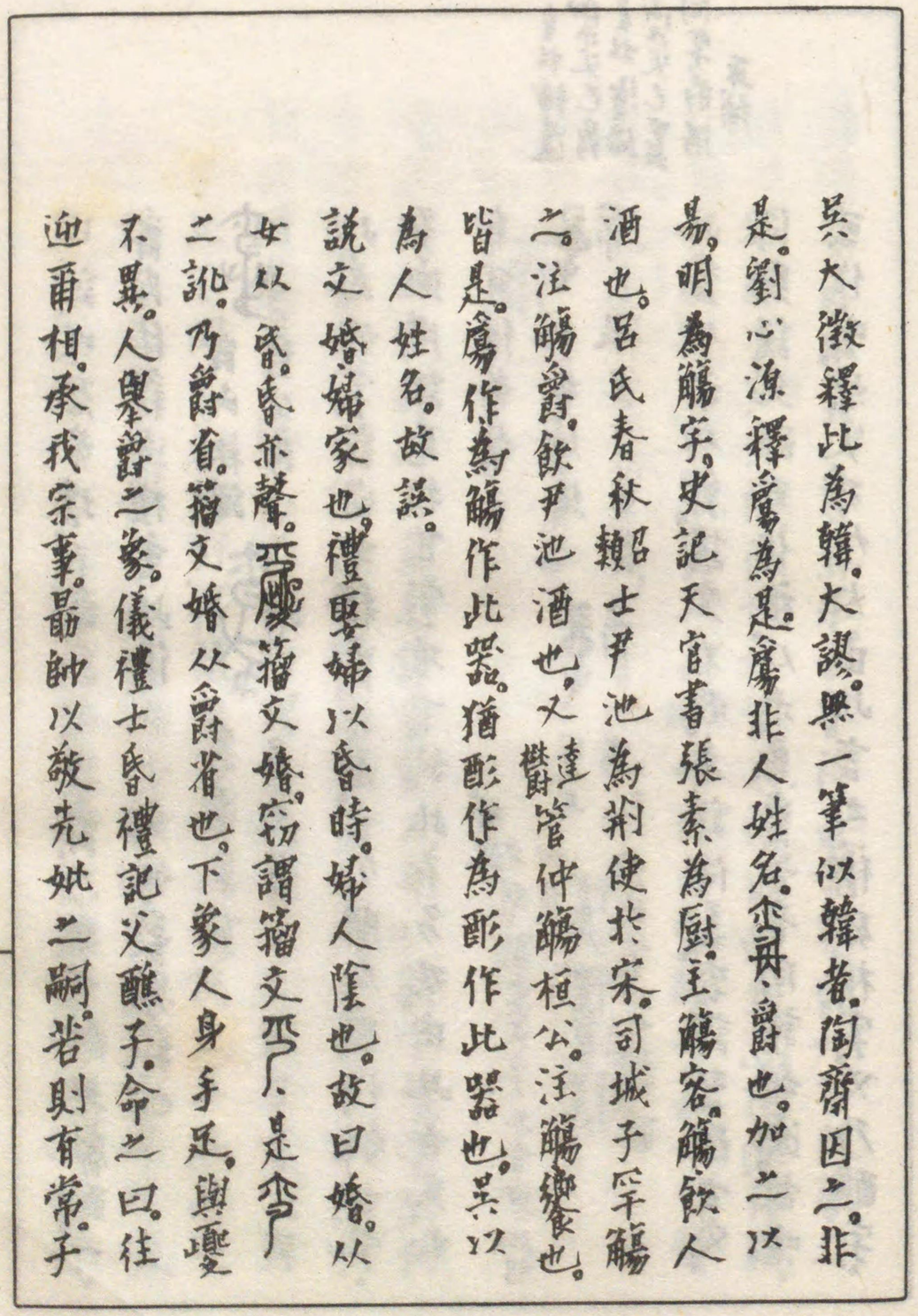
乃爵也。鬯承爵。與承自不異。儀禮有豐無鬯。蓋周代鬯名既移於酒。不存於器。故古文僅留舊形。不復留名。禮之沿革使然。遺象獨存文字之間。雖在三千年後。尚可窺其舊法。此唯在象形文字見之。他皆莫能及也。

周金文存
史獸鼎

貞松集古
史獸作父庚鼎

此亦與前同。俱不作柱。然字蓋與今爵字相近。而按其文義。則似作勞字用。自象形觀之。明明為爵。自文義推之則為勞。蓋古有大勳勞於國者。酬之以爵。因假爵字以為勞耳。不唯此為然。

愙齋集古　未伯戎敦
自乃且考又勞于周邦
毛公鼎
勞勤大命
鮮氏敦識　師毀敦
乃且考又勞于我家
未伯敦與魯公角同。亦必爵字。从廾與从又同意。
鮮尚功釋婚。劉心源因之。非是。異大徵演繹諸文釋勞。
當矣。
爵之所乳。大抵承其聲。而承其義而不承其聲者二文。
鬲婚是已。
說文觴觶實曰觴。虛曰觶。从角傷省聲。鬲籀文觴从
爵省。
陶齋吉金
韓姬敦蓋
吉金文述
仲多壺



吳大徵釋此為韓。大謬。無一筆似韓者。陶齋因之。非
是。劉心源釋鬲為是。鬲非人姓名。㐭冉爵也。加之以
易。明為觴字。史記天官書張素為廚。主觴客。觴飲人
酒也。呂氏春秋。呂類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
之。注觴爵。飲尹池酒也。又達管仲觴桓公。注觴饗也。
皆是。鬲作為觴。作此器。猶酌作為酌作此器也。異以
為人姓名。故誤。
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
女从昏。昏亦聲。鬲籀文婚。㝱籀文婚。㝱籀文婚。是㐭
之訛。乃爵省。籀文婚从爵省也。下象人身手足。與夔
不異。人舉爵之象。儀禮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曰。往
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

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舉爵。乃醮也。醮無獻酬。一爵即往親迎。禮重此儀。故古文婚篆舉爵也。

薛氏款識 穆公鼎

窓齋集古 多父盤

此為婚字。薛尚功釋爵。非是。古文聞从昏作𦣞。古字多通用。詳見於耳字項下。故此不多及。由此古文。又有可併考者。

貞松續編 毓且丁卣蓋

同上 器

補記 更閱殷虛文字。亦有與此相似者。

此蓋从示从爵。說文不收。未詳何義。竊謂恐醮古文。何則說文醮或作禮。从示。焦爵古音同讀相通。故噍或作嚼。爝火乃燋火。由此言之。禮殆禮字。又乃醮字。

貞松補遺 御示父己鼎

貞松續編 御示父己簋

此亦應同舉前偶失檢、再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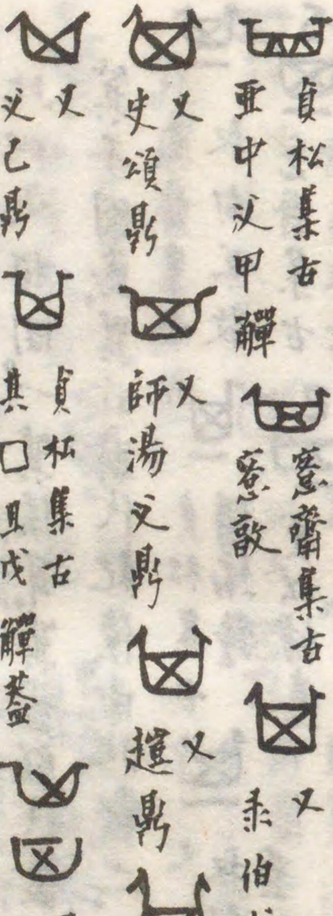
舉爵取義。从爵為正。古昏禮最重舉爵。婚字既篆之。則醮亦宜作禮。後世稍慢其禮。爵轉為焦。禮遂作醮。不復知古重舉爵之義。婚唯因用昏時之義。而作婚字。蓋與古義異矣。更有一字。似與此有關者。

窓齋集古 伯寮卣

吳大澂釋此為寮。更讀為寮玉。寮从旅下燒柴形。火熱矣矣。許氏說燒柴焚寮以祭天神。小篆省屮為屮。猶屮之變為屮也。竊謂不然。寮古文別自有字。與此不同。朱善旂則釋旅。與篆形不肖。說文亦無此字。旅下人舉爵。前有火。婚姻以昏行事。庭宜焚燎照燭。呂氏春秋。不取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視煙媚行。

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蕉火爝火也。是昏禮操爝火照閽。此廟庭有爝火。有舉爵之人。非昏禮而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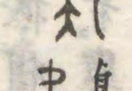
說文箕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古文箕省。亦古文箕。籀文箕。窃謂甘竹器多隙如網目。一見即知。毋庸从竹。讀若丌。故後世从丌為聲。甘本播揚粃糠除去塵穢之具。不宜置之丌上。列與典冊同科。丌非其下基也。最古以己為聲。往往作𠂤。周人以丌為聲。於是乎有箕字。最後从竹為箕。箕之為物。形似張口。箕星體相類。因以為名。史記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故毛詩卷伯。維箕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大東。同上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皆由形似言。假以為指物之詞。今專用此。本義全移於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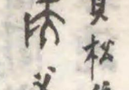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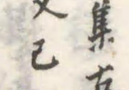
抵相同。舉其稍異者。則作 又有作 與說文古文 不異。兩手執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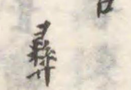
此亦古其字。今其彝別字。故云彝長跪也。古無相異。故無彝敵一器中或作𠕁。又有可以相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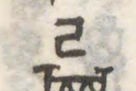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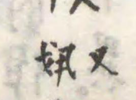

父乙彝


又


斝且丁尊


又

亜父乙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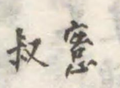

窓齋集古

燕侯乍父乙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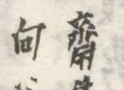
此四文相同。一箕侯耳。箕盉殷代畿內諸侯。後至紂時。箕子國焉。異於周代紀侯。由此觀之。古其彝一也。

窓齋集古

叔向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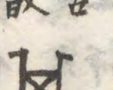

貞松集古

猶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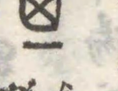

又

叔向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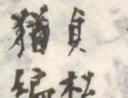
盉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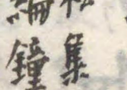
器


窓齋集古

無彝敵盉


貞松補遺

彝中乍朋生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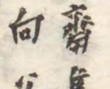
一所以薦物。象形。後作二。又作八。漸作丌。今基字。殷虛文字已有𠕁字。

窓齋集古

叔向父敦

又

湯師父鼎


又

師雝父鼎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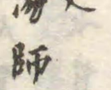
陳侯鼎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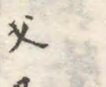
懷彭盉

同上

器


又

鄭饔簋父鼎


又

己侯敦盉

同上

器

陶齋吉金

楚子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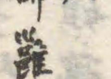
此與今其無異。

窓齋集古

無彝敵盉

同上

器


又

師寰敦盉

同上

器

貞松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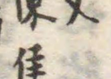
彝甫人匜

陶齋吉金

師寰敦

薛氏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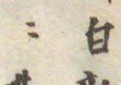
尹白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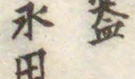
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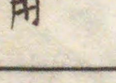
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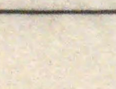
此彝與其同。未別訓為長跪。蓋執箕帚者。婢妾之事。婢妾服侍長跪。遂訓彝為長跪耳。今俗作跽。故或从糸。


窓齋集古

刺鼎


陶齋吉金


邵白敦盉


斯孫二子二

永寶用

斯萬年孫二子二

其永用

愙齋集古

邵伯達敦

此皆其字。从丮執箕也。

貞松集古

秦公毀

吉金文述

不𡢁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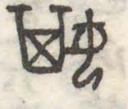
愙齋集古

王孫鐘

此亦與前同字。秦公毀為正。不𡢁丮脚中訛為女。王孫鐘屬晚周。晚周齊器丮皆作[illegible]。薛侯鎛鐘執執旣恐驅等諸文可證。不𡢁當作不期。其實不从女也。愙齋邵伯敦期反文。釋敵非是。唯不期不成語。恐假為不欺。非有𡢁一字也。

其之孳乳。均承其聲。从甘者尚為古字。从其者不為甚古。

說文媒人姓也。从女其聲。杜林說媒醜也。𡨦切謂媒姓始無所無。訓醜蓋與蒙僕之僕通用。


愙齋集古

父乙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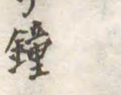
此古字。甘上有乙。未詳何故。或疑从[illegible]。不可作姓解。又不可作醜解。抑別有說。

說文諆欺也。从言其聲。𡨦切謂諆欺本恐一字。言口气也。欠亦口气也。不容相異。無妨為同字。猶謌歌為一字。

愙齋集古

諆田鼎

此頗古。反文。地名。古未有期諆等字。多假諆為之。


薛氏款識

又

王子吳鼎

許子鐘一

其二

愙齋集古

王孫鐘

周金文存 王子吳鼎　窓齋集古 師寰敦蓋　同上 器　殷文存 寮諆角

此皆無期之期。假諆為之。諆為古字。金文未見欺字。欺必諆之或作。

說文期會也。从月其聲。古文期从日丌。劒謂期會也。从月。是月與日會也。月與日會。一月一會。是非期三百有六旬之義。故說文別有稘字云。後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禾麥一年一登。季亦从禾。一年為期。復其故時。是一年為一稘之說也。然古文未見稘字。蓋其有所指之詞。苟有所指定。皆可以為期。期必也。亟時而往。亟時而代。此亦期也。日月亦可為期。禾亟亦可為期。古無專字。或用諆。又用基。未必限作期作朞。

又作稘。要未能離其聲耳。

辭氏鼎銘 杞公匜　又 孟姜匜　窓齋集古 王子申盞蓋

周金文存 王子申盞　負松集古 弇叔盤　又 弇叔匜

此皆日在其下。與說文古文近。然金文未曾見有作𣅀者。𣅀恐周季古文。

窓齋集古 懷鼎蓋　同上 器　又 沇兒鐘　負松集古 寶沇兒鼎

此皆日在其上。且古文但从日。未見从月者。

盠壽鑑古　周樂天鐘 眉壽無其

此直用其為之。最為簡省。

金石索
周徐王子鐘

此既从日作㫃。又加以言。合㫃諆成一。最為繁縟。說文基牆始也。从土其聲。窃謂丌下基也。然則基之本義。出於丌而不承於其。古文必當从丌作。今不从丌而从其。且以為聲不為義。甚哉人之逐末而喪本也。是唯喜形聲而不喜象形會意故耳。

薛氏款識

齊侯鐘七

曰作 不為訛。加以 為剩。若以 為其。則兀長不堪。

秦刻石殘文

秦尚近古。李斯用之。 與 同。說文以為籀文。箕竹器。多孔。不妨如此作。其聲之文。說文所收。不止二三。大抵金文不見。反在說文所不收而見一字。

薛氏款識

盨壽鐘古

蔡文乙鼎

周基敦

說文有蔡無蔡。故薛釋此為蔡云。蓋蔡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名蔡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于三千。安知其無蔡耶。竊切謂此何足據。凡商器銘其父甲其父乙者。比比皆是。何曾國名。薛何由知其為國名。說文已失此字。抑亦安知蔡外別有蔡。自為一字耶。盨壽鐘古釋基。全無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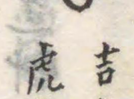
以上諸物。大抵資於蒲柳竹葦之材。創於玄造冲昧之際。簡素樸拙。不知始於何人何時。次之者為玉。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竊謂 、可以象其器。 午字。豈可以象其蓋哉。午古杵字。自余視之。此恐杵臼之象。上古未有瓦器之前。先有石器。石斧石鏃。可以析薪。可以射獸。石杵石臼。以供磨研粉齏之用。然後可以得食。然磨礲椎琢之難。累日積久。僅能成一器耳。

羸劣之徒。不堪其苦。杵臼日常之具。尚且如此之難。不得不寶重之。至創製瓦器。亦猶此心也。故古音缶寶相同。其寶用可知也。蓋缶發源於石杵石臼。凡飲食之具。皆用瓦器。不獨盛酒漿而已。至秦人鼓之以節謌。則僻遠之地。朴野之風未改乃甫。非缶之用止於此也。

薛氏款識 京姜鬲

其永寶用

朱氏款識 周父舟彝



吉金文述 虎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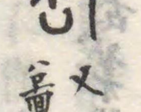
此皆缶字。假以為寶字。

缶之變乳。說文成一部。屬者凡二十文。均承其義。散在他部者。大抵承其聲。

說文匋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匋。竹謂匋有兩讀。一讀若寶。古文多作寶用。

薛氏款識 伯晛彝

周金文存 虢伯敦



又 畬夫作口女匋盤

又 鵬公㦰劍

盆壽鑑古 錫貝尊

貞松集古 建鼎

此皆作寶用。

一讀若桀陶之陶。今專用此。古昆吾作匋。昆吾何人。或謂桀作瓦室。書曰昆吾夏桀。昆吾在夏桀時。為桀作瓦屋。余謂不然。瓦器在堯舜前。昆吾蓋顓頊苗裔。與舜同族。顓頊居濮陽。謂之帝丘。昆吾封於此。故又曰昆吾丘。衛地。昆吾在此。始造瓦器。至堯時。瓦器盛行。故稱堯為陶唐氏。

毛詩唐風序。此晉也。而謂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鄭玄詩譜唐者帝堯之舊都

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漢書地理志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今山西太原有平遙縣。遙乃匋。匋瓦器。今俗作窯。音義相同。陶古音亦與匋不異。故尚書皐陶漢書作咎繇。故平遙陶唐氏之遺墟。堯用瓦器。故地尚存其名也。

舜亦嘗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史記舜本紀集解鄭玄云。負夏衛地。舜為昆吾族人。故亦親埴土埏陶。製作精器。販之負夏。衛人久慣用瓦器。未免苦窳。至此始得精器。盛行可想而察。故其在位與堯俱飯土簋。啜土鉶。土簋土鉶瓦器也。當是時天下未復用和器。史記始皇本紀二世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盤盂之養。不敝於此。集解徐廣曰。苦静曰。飯器謂之簋。索隱如字。一音鏤。不作簋。說文無塯字。簋古音如九如久。與留相諧。疑塯是簋之異文。韓非作簋。土形乃土鉶異文。未有銅器。不得从金作鉶。說文鉶。器也。未詳何種器。周禮亨人。天官祭祀共大羹鉶羹。注羹加五味。盛器曰鉶。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鉶。注鉶菜和羹之器。然則鉶盛和羹之器。毛詩采蘋召南。薮亨蘋菜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釋文鉶本或作餉。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鉶之形制。大抵可知。由此觀之。簋飯器。鉶羹器。堯舜皆用瓦器也。非尚儉故然。時世乃然耳。禮記明堂位瓦大有虞氏之尊也。尊所以盛酒。尊用瓦大。是缶盛酒也。周易有之。樽

酒盞貳用缶。此之謂也。瓦缶盛酒。非所以節歌。然野人飲酒。不得有樂。酒盡缶空。興來不禁。鳴鳴而歌。叩之為節。往往如此。周易有之。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自古而然。秦西鄙大國。雖雄視一世。頗有野人素樸風習。不似中原諸強奢靡之態。澠池之會。秦王為藺相如。不得已。一擊為秦聲。然初非為節歌而設也。

瓦器盛行。天下之用。多移於此。飲食之器。舉炊之具。皆取之於此。於是乎有甎。有甓。有瓦屋。有瓦棺。繼此而起者。為銅器。銅器一起。精者用銅。粗者用瓦。溯而論之。燧人未出。舉世無火。未知煎烹。生吞活剝。啖食腥臊。椓石刳木。以為器用。是故先有石器。燧人既出。漸知火化。然未有釜鬲。燒石燔炙。不能烹煮。久之然後始知搏土成

陶。釜鬲盆盎諸用器先成。飲食饔飧壺罇盂盌之屬。亦隨而起。器用既廣。莫所不備。然而瓦器易破。此所以銅器為之續耳。

說文𤮊瓦器也。从缶霝聲。

周金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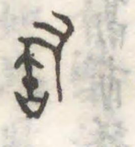
中義父罍

說文古文𤮊作𠕋。故周金文存釋此為罍古文。然罍正字。說文从木作櫑。籀文亦不从霝。且中義父𤮊他器。多从霝。是未可定為罍也。唯𤮊未知何種器。意亦酒壺之類耳。

說文鬴鑊屬。从鬲甫聲。釜鬴或从金父聲。竊謂此亦瓦器。古不从金而从缶。所謂瓦釜雷鳴者。凡鬲屬亦古皆

瓦器。不用銅製作。故畐或作甗作甗。

吉金文述 陳純釜


又 子禾子釜

說文寶珍也。从宀从王从貝。缶聲。
古文寶省貝。窈謂此通說也。然古文往往見有併省玉貝者。

愙齋集古 愙敦

又 中盤

此皆寶字。宀下唯有缶。安在其為寶耶。玉貝不有。缶獨在中。尚為會意。未有銅器。寶用瓦器。用器漸賤。世貴貝玉。富家以此相矜。缶不復為寶。徒留缶聲而已。

愙齋集古 楷伯作晉姬敦

又 周匽匜

此亦說文所謂古文省貝者。而匽匜更代缶以畐。蓋畐亦古瓦器。與缶同類。由此觀之。缶不唯為聲。其為義可證。或有从酉作者。酉亦瓦器盛酒。其義益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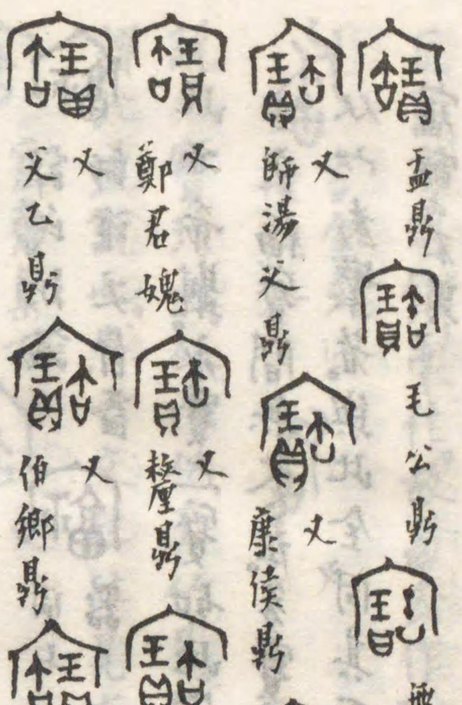
愙齋集古 楚公鐘

唯此屬希覯。又有从福者。

薛氏款識 師淮父自蓋

同上 器

此亦希覯。永寶之寶如此作。非福字从宀為繁也。蓋古文福寶間無大差。多寶是福。多福是寶。故福字有从宀為繁者。與此全同其形。又有从䍃作䍃者。殆與䍃盧王不異。



盂鼎　毛公鼎　無專鼎　窓齋集古頌鼎

又　師湯父鼎　又　廉侯鼎　又　公違相鼎

又　鄭君媿　又　釐鼎　又　釐鼎蓋　又　醽鼎

又　父乙鼎　又　伯鄉鼎　又　伯魚鼎　又　伯鼎

此類甚多。不遑枚舉。唯無他奇。故今舉窓齋諸鼎一斑。盡略全豹。𠂤與𠂤同。古文杵臼如此作。此余所以疑缶為古杵臼之象。寶保同音。故或作保。

窓齋集古流兒鐘　又　齊侯鐘

漢人則往往假蓻為寶。

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甗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案謂皀穀之馨香。故與香同讀。象嘉穀在甗中。非是。匕所以扱之。尤非。皀一粒也。是說之自鄭以下皆。余亦無譏。凡飲食之器可象。飲食之物不可象。穀之馨香食之氣味也。食之氣味不可象。故托之可象。昔以成文。𦉢食器。如豆而侈口短足。𦉢桑禝在器之象。詩曰有饙簋飧。是皀。皀商文作𦉢。周文作𦉢。秦篆作𦉢。殷虛文字作𦉢。絕無作𦉢者。說文皀食穀三文从匕。非小篆之舊文。皀潔祀豐盛之象。其氣芬烈。故讀若香。詩曰苾芬孝祀神嗜飲食。謂其馨香鬼神所饗也。書曰。黍禝非馨。明德維馨。更進一步。謂鬼神所饗在德而不在味也。皀香音義相因而生。非僅謂穀在甗中也。皀食同一物。人之

未食即之。既食反之。兩人相對即之則為鄉。是說之不可易者。余無以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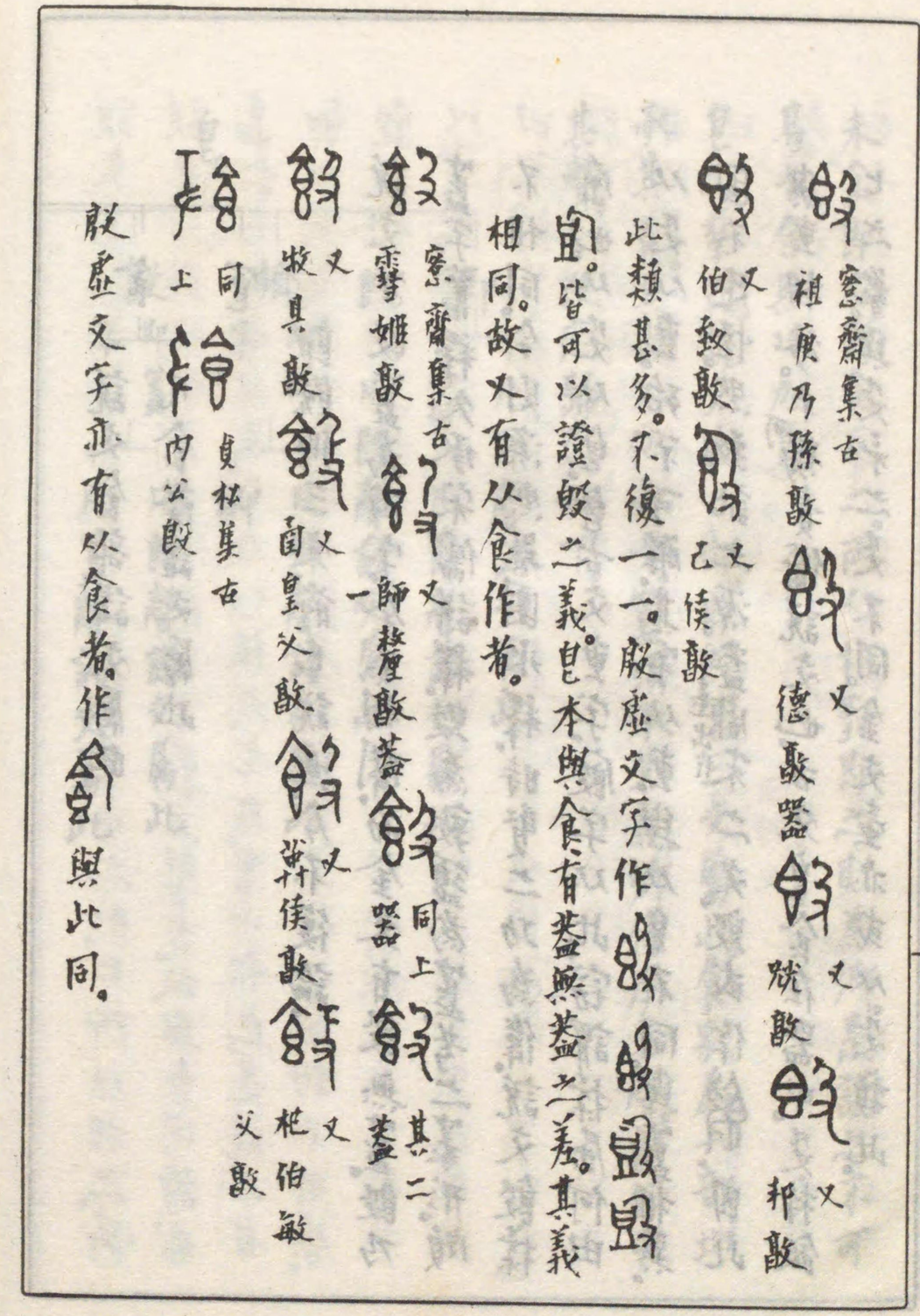
皀之孳乳。說文成一部。即旣𥁕三文屬此。食別為一部。均承其義。其散入他部者。簋獨承其義。鄉僅承其聲。𣪘併失其聲。今改定歸屬如下。

- 皀
  - 即
    - 凡即聲諸文屬此
    - 節 凡節聲諸文屬此
  - 旣 凡旣聲諸文屬此
  - 鄉 即鄉字
    - 鄉 凡鄉聲諸文屬此
  - 𣪘 即簋字
    - 凡𣪘聲諸文屬此
    - 凡簋聲諸文屬此

- 食
  - 說文食部諸文屬此
  - 凡食聲諸文屬此
- 𥁕

即旣鄉三文。前已說過。今不復論。

說文有𣪘簋為兩字。全不相關。而金文有𣪘無簋。𣪘乃簋字。舊釋久承宋儒誤釋。𣪘為敦。盨為簋。考之篆形。頗不相同。今則渙然疑團冰釋。時賢之功為偉。說文𣪘𣪘屈也。从殳从皀。皀古文叀字。𣪘字从此。竊謂𣪘屈何由从殳从叀。殆不可解。其字从叀。與从皀不同。與簋相異。固不足怪。然致訛之源。蓋周末之文。𣪘或作𣪘。因此與叀相涉。不可獨責備說文也。古文皀食在器中。殳持飯匕之象。與殳矛之殳不同。金文壺亦或从殳類此。



愙齋集古 祖庚乃孫敦

又 德敦器

又 號敦

又 邦敦

又 伯致敦

又 己侯敦

此類甚多。不復一一。殷虛文字作 皆可以證毀之義。皀本與食有蓋無蓋之差。其義相同。故又有从食作者。

愙齋集古 雩姬敦

又 師釐敦蓋

同上器 其二蓋

又 牧具敦

又 商皇父敦

又 弗侯敦

又 杞伯敏父敦

同上

貞松集古 內公敦

殷虛文字亦有从食者。作 與此同。

愙齋集古 盂姜敦

又

又 頌敦

愙齋集古 曹侯射敦

此類从 从 是說文毀字致訛之源。不知周人何由如此作。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匵古文簋从匚飤。匵古文簋或从軌。杭亦古文簋。竊謂古無簋字。本或作 盦。簠簋常用。連屬成語。簠既从竹从皿。故簋亦牽連从竹。其實簠竹器。雖非古文。不妨从竹从皿。簋非竹器。从竹大無謂也。堯舜飯土簋。是簋瓦器。後代用銅鑄成。宋人釋為敦之器即是毀。皆圓器。說文以為方器。亦非。說文簋全與毀不相關。然考其古讀。則歸於一。何以知之。

毀聲諸文。讀皆若九。遵恭謹行也。从辵毀聲。讀若九。廄馬舍也。从广毀聲。𠬝古文从九。古文从九是廄亦讀若九也。說文古文簋作𣪘。作枕。軌亦九聲。是簋亦古讀若九也。由是言之。毀簋古讀相同。無怪乎毀簋一字也。又毛詩權輿秦風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簋與飽相韻。說文飽飽也。是聲韻成訓。簋毀一字。故飽與簋皆與飽聲相近。

說文簋之所乳。女部有孳。乳。孳身也。从女簋聲。讀若詩糾糾葛屨。窃謂糾九古讀亦相近。故孳讀若糾。是亦簋讀若九之一證。毛詩伐木釃酒簋與牡舅咎相韻。簋之古讀。不如今音也。

說文食一米也。从皀今聲。或說今皀也。窃謂今聲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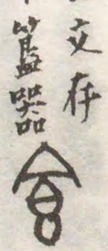
又今非集字。象蓋形也。凡皀食皆三文皆象形。並非形聲會意。皀與食有蓋無蓋之異。各有所取而成。皀取其氣馨香。故上不加蓋。食人之所甘。欲溫不欲冷。故加蓋覆之。

窓齋集古 又丁敦

窓齋集古 中義敦

閒金文存 食中簋器

貞松集古 鄂孝子鼎


同上 簋

閒金文存 伯矩簠

貞松集古 白矩簠

殷虛文字作 或从 皆毀訛毀之源。

皆皀有蓋之象。周文此稍為異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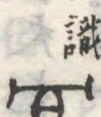
食之所乳。說文優成一部。屬者六十一文。然皆形聲字。大都金文無所見。所見僅有餱饔飲饉餳饌四五文而已。餱饔飲饉前已說過。毋庸再說。

說文餳晝食也。从食篆聲。饈饋或从傷省聲。

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以鞹幭為車中用。是毛公之誤。鞹軾中。無明文。無確據。非的解也。鞹鞹革圍也。用革為弓室也。淺幭用戲皮冪之也。作如此解。則詩文與金文諸銘相符不戾。然是假借耳。其本義則以巾覆食也。故冂在皂上。

毛公鼎

薛氏款識



牧敦

愙齋集古

又

柔伯戒敦

又

伯晨鼎

又

寅簋

銘云虎冟熏裏。又云虎冟朱裏。熏今纁字。朱朱字。不用單皮。虎皮為表。用纁帛朱帛為裏耳。徐同柏釋斷為幭。未當。不若釋冟為幭之簡明直截。薛氏牧敦冂在食上。字義甚明。

CL.
NO. 37079